



雷溪外傳



畱溪外傳卷八

義俠部

陳鼎定九稿

郭俠士傳

俠士漢郭解之苗裔也名允觀字海若山陽縣學生貧而
 任俠窮乏告者無不應名噪淮以南明末海州一老生與
 允觀同姓避亂挈少妾僑居山陽有子甫八齡老生貧病
 將絕妾苦啼患無以送死老生曰聞此間有郭海若先生
 者俠士也亟往請之則言身後欲以累公允觀沉思良久

曰公所託不敢辭然當歸謀所以安公妾者乃唯命耳遂
去三日來告老生曰公可以瞑矣吾闢舍旁一室以置公
妾雖盛暑不得出穴其牆度可饋食兼有一老嫗與起居
公孤兒吾教之不令絕公讀書種子其區區衾殮不足爲
公憂何如老生遂瞑允觀葬以禮迎其寡婦孤兒於家如
所語孤兒年十八補海州博士弟子員於是老生妾閉置
已十年矣乃破壁出之俾與俱去且曰吾幸不負若翁垂
絕之託今若長宐自供毋歸守先人廬墓吾又爲若營館
穀不憂無以爲生也母手履泣拜謝去平生所爲多若此
然竟以諸生老牖下
外史氏曰先生行誼卓卓可稱而困於數奇不能順時以
取榮顯推此心而利濟天下乃區區以依名終老嗚呼可
慨也矣

諸生困窮者月給薪水資其誦讀朋友有急來歸多使得所凡智能文章士及其子弟有才或不能自奮卽爲援例入籍曰母使賢才老艸莽或得選之官必量其道里遠近地方肥瘠而資給之曰若當仰體

朝廷愛養士庶母貪殘下民貽父兄羞如宦途不給可郵書來吾多助汝但願若作清白吏爲祖宗光耳故士之出其門者多廉潔自愛馬法性喜修理傾圮橋梁寺院城內外諸名刹皆煥然曰吾非爲求福也憫古迹沉淪耳有無賴比丘聞之稱從江右來謬曰廬山書院圯請修之需五百金馬法欣然如數與之比丘得金卽蓄髮娶妻居高堂未幾室被災夫婦乏食相對泣陋巷中馬法偶過之值大雨憇其廬其人倉卒不及避遽見之泣告故且曰將餓死馬法愀然曰嗟乎是自作之孽也奈何累及妻子哉歸而反側竟夕不成寐待旦急呼家僮召其人來予之五十金曰可作生計活爾妻子毋浪費今而後無若顧者矣其人涕泣再拜而去

外史氏曰今之富商大賈專事驕奢宮室車馬埒王侯每食或費至萬錢每百餘金歲募變童以爲悅優伶服色輒以萬金計其趨貴人也盡出其所蓄寶貨患不納膝行匍伏頓首再拜以獻曰願以父祖事貴人貴人悅飽以酒食出則意揚揚操其大字簡誇示於衆曰貴人愛我已納我爲伊子若孫矣至於親從兄弟咽糠鶉衣而弗顧若貧賤親朋直乞丐視之耳寒士造其門故驕之聞者如猛獸主人如天帝咽嗚叱咤睨而視之其待僕妾也如冥帝視惡鬼刑罰慘毒過地獄而死者比比識者早已知其必敗已而果敗子孫窮餓無一憐之且多設窆下石爲愉快曰其父祖作孽重大子若孫應不可活也求如鄭高爲國者固已絕嚮而若馬法之濟貧拔苦惜材愛士利一鄉惠三黨者亦無聞矣然聞馬法子孫俱能以功名顯嗚呼豈非積行之報歟

齊公薛燁

昔亦無別矣然開黑法子終身論以成百端即非其
月餘得可計盡去之商賈以善節林氏世守一業
文極中舉重大十善終數下可謂也夫以瀛海為國書
而果如子濟深贈無一器之且多遊幸不西高節其
以既得善法世世而及善其世財亦不日其必效日

閔善人傳

善人名世璋字象南號淮海歙縣人太學生也幼孝友數
歲卽知承歡膝下既長事父母能盡力及卒哭盡哀喪盡
禮祭盡誠尤篤同氣寸絲尺布皆與其伯仲喪撫字遺孤
析產授財同於己子起家鹽菹纍貲財巨萬無驕吝色僑
居揚州慷慨好義四方賓客如歸三黨親友貧乏者悉力
周濟必使得所而後已勇於爲善邗人德之康熙間歲凶
饑民載道募米賑粥卽爲首倡就食者賴之以蘇他郡聞

風挈老攜幼而至者甚夥，乃請於當事設廠分賑焉。寒者給之絮衣，病者與之湯藥，一人不得其所，終夜環走。若有所失。數年來歲屢歉，而揚民無流亡溝壑者，藉其力也。以故淮南北尋有善人之譽，三葉之變，福浙婦女多罹兵難，維揚城郭間多聞越音。一聞之，惻然即捐金爲贖，完其夫婦以千數。郡中貧家育子不能字，多棄之者，倡建育嬰堂，募乳婦收遺孩以撫之，數十年存活者以萬計。善人之名遂走天下矣。而其心正未有艾也。設藥局於市，貧不能延醫者，悉令就治。歲疫，道路死亡枕藉，具棺櫬置義塚，給貲殮埋於土，而後即安。設救生船，艤江上，以防風波之變。每遇舟覆，令兩岸漁舸飛棹往拯，獲生者予一金，死者半之。具棺以葬，而後即安平居。見貧不能娶者，則解囊以助之。負不能償者，即焚券以謝之。葺養濟院，使鰥獨有歸。仍月給錢粟以贍他，如修學宮、創文樓、建橋梁、治道路，凡有裨於地方者，俱殫力以爲之。自奉甚薄，而好施予，筭輿中嘗多置金錢以行，值縑縷於道者，輒散給之。每出恆數十百

百溪外傳 卷八
輦圍遶號呼莫不各如其請遠近聞其名者皆手額焉大
叅陳養齋太史許師六舒堯臣吳道行黃朝美程休如張
玉鉉等凡數人稱老友凡有所倡諸君皆應之而不厭不
倦而其素性尤好仙佛之學共修道院若干叢林若干兩
城內外之風侵雨剝者皆爲琳宮紺殿云良以古跡動于
中非爲禍福計也自朝迄暮大率以鄉黨疾苦焦勞至忘
寢食未嘗言及家事至其嗜書好古老且不衰而存心篤
信與人交白頭如新嘗語人曰聖賢性天之學皆在誠敬
之中何可久而生怠乎卒年八十餘邗之人識與不識者
聞之無不垂涕焉子大臨寬亦馮京孫長寧長虹長科長
樂慷慨俱有父祖風識者爲樹德報云
外史氏曰揚州古繁華地也多金者相尚以侈由來久矣
求夫輕財好義者落落如辰星然先生居其地而不爲習
俗所移慨然以利濟爲任嗚呼其知道者矣

武川公子傳

武川公子朱慎者浙江金華郡武義人也字其恭號菊山幼穎異博學能文工詩重氣節愛交游父七來令江都江都南北咽喉五方雜處多富商大賈俗尚豪華神奸巨猾伏其中間行不法淮以南稱最難治公子在父任悉其弊請父以淳朴清靜先四境肅然未幾父卒公子以清白吏子竟不能奉喪歸遂流寓焉三年之喪畢公子出交客所交俱一時名士長者車轍滿戶外凡造訪者公子必治酒

欵洽或攜樽買舟棹西湖登平山相與憑吊今古焉有以
緩急告者公子家徒四壁未嘗或拒必婉轉盡力以周故
一時轉相傳慕以不識公子爲羞公子性至孝事母甚謹
未嘗遠遊千里外而數千里外來訪公子者則接脛蓋武
川公子之名已走天下矣與瓜步詩人蔣前民易爲忘形
交把酒論詩月無虛日易先公子卒公子歿在丙子四方
之士皆爲扼腕

外史氏曰余慕公子之爲入慷慨好義有古人風及余過
邗上而公子死矣求其詩讀之多感慨悲歌之槩想見其
人不禁滄泗之交也

天成子傳

天成子者歙縣朱望來也字公望一名之輅字天馭輕財好義性若天成故自號曰天成子其母舉之前夕大父維翰夢一金甲神挾大鏃墮旌旄過其家有蛇而角者蜿蜒從之至則蟠座下三匝明日天成子生狀偉然見人輒笑如成童人皆以爲異徵悉持羊酒賀之垂髫卽善屬文同邑洪允任見而奇之以女妻焉旣壯棄舉子業服賈淮南所入息悉散之三黨交遊貧乏者歙處萬山中土少粟貴

嘗患饑天成子倡鄉人行文公社倉法曰此吾祖宗救荒
良策也吾力不能及一邑可不利一鄉乎於是一境貧者
遭歉皆賴以濟數十年無離散溝壑之患歲壬子穀不登
民多乏食有司徵殷實佐賑吏胥乘間漁獵富家多受累
其鄉獨以社倉免天成子性甘澹泊不事華靡喜披覽載
籍凡天官地理醫藥卜筮之書無不讀爲人質直坦易好
行善事嘗題所居室曰願留餘巧還天地但種陰功與子
孫其存心如此卒年五十有五

外史氏曰余聞歛人言朱氏世有奇人天成子之祖生方
彌月而其母卒時大母汪年已七十三矣收而鞠之孫啼
餌以已乳而乳漿來孫由是得育及天成子生大父又有
金神角蛇之夢後雖未得大顯於世然能倡社倉以全一
鄉至數十年無患噫亦偉人也哉

陳太公傳

陳太公者俠士也名昌言山西澤州人輕財好義有心計善經營白手累貲巨萬喜濟人危急崇禎末流賊寇山右勢甚兇太公盡散家財結里中壯士具戰守保障一境賊入輒出奇兵大敗之以是賊聞太公名皆遠遁不敢犯及我

朝滅李賊定中原而晉地遭流寇殘破百姓屠戮者甚衆惟澤州得如故太公力也康熙二十七年歲凶饑民載道太

公盡發困中粟以賑明年大熟百姓或償之太公不受曰
吾憫桑梓饑出粟以貸者不敢居賑濟名也敢望報耶悉
火其券於是合里皆德之又明年歲復歉太公曰爲善不
終不如無爲也盡蠲佃人租復以困粟濟窮乏里中得免
饑寒者無筭及卒道路皆垂涕北土具薄守私制一與趙
外史氏曰曩予自秦中還京師道出山右走謁澤州倫使
君值大雨馬足不得前宿野人家見其堂中設陳大公長
生位予問之艾老告曰此吾鄉善士也前歲饑某一家父
子兄弟七人皆太公活故禱之長筭耳予聞之不禁慨然
歎爲義之易感人也奈何世之人甘爲守財奴者何哉
世亂則散財以保境歲凶則出粟以賑饑殆史遷所謂
富好行其德者歟嗚呼有財而不善用世目之曰奴陳
太公而外不爲奴者蓋鮮矣宜定九丘傳之也

新安雲

逸吳啓鵬

卓亮菴傳

卓亮菴天寅字火傳亮菴其號也浙江仁和縣諸生大父蓮旬父人月皆以詩古文辭名吳越父早卒母丁有陶母風亮菴事之甚孝弱冠博學工文章尚氣節乙酉福王稱帝南都馬士英當國賣官鬻爵賄賂公行亮菴忿之卽走金陵上書請誅士英以謝天下事雖未行然天下皆稱快焉任游俠喜結納海內賢豪長者以冤告無不爲之雪有古烈丈夫之風家有傳經堂月波樓杜若舟藏書數萬卷

四方士至皆館之卒與之讀書于中順治甲午亮菴中鄉
試副車丁酉江南鄉闈不謹走京師上書痛言弊竇

章皇帝可其奏下吏一洗其弊士論韙之亮菴喜二氏學造
清流寺於塘西里以供四方高僧建昇元觀於計籌山以
客海內羽流著述等身名走天下卽窮州僻邑皆知浙中
有卓亮菴矣卒年七十餘子允域允基皆能以文名
外史氏曰余童子時卽知浙中有卓亮菴先生者豪傑士
也及從先人宦黔羈旅南徼者二十年而歸嘗以不得望
見其顏色爲恨旣而與其從子鹿墟遊而先生已死有年
矣然讀其遺書猶得私淑其爲人而親其從子如見先生
焉

亮菴會枉顧余究未謀面也聞其寓廣陵時以書諫某
先達不當以馬弔爲後進倡某公竟不聽也附識于此
新安心齋張潮

朱嗣隆傳

朱嗣隆字際熙歛之浯村里人徽國公之裔也父明陽業
鹺來揚遂家江都明陽尚氣節乙酉城破帥長子虎變次
子澄之兩諸生挺戈巷戰不勝俱自殺時嗣隆年十四偕
兩弟蕙賓嗣英奉母劉居外邑得免亂定貲業蕩盡一無
倚藉煢煢一身肩荷家計兩弟皆幼二女弟俱未字母又
遺腹生弟嗣光七口待哺歲凶穀貴資生乏策母憂之嗣
隆泣告曰母無患有兒在當不令弟妹失所也乃日負鹽

汗數斗至舊城西郭貨腐肆易米數升以給如是者數年
稍裕卽經營故業晝夜持籌遂大振娶妻王善內助又數
年成素封然其爲人輕財尚義慷慨任俠善與人排解喜
周卹貧乏遇窶人子卽非素識以情來無不應急難告者
挺身任不避艱難嫌怨有友人客居臥病不起矣嗣隆密
令資以湯藥薪水病痊入謝嗣隆卻之曰君悞矣我實未
嘗周旋足下也其弗自德如此困窮之家相識者有死喪
事聞之必周濟其於父也至老猶思慕之每春秋祭哭必
盡哀祖父丘壠歲歲培植手藝樹至三十萬本日吾不能
生事以禮吾第竭力事死而已二女弟嫁諸弟婚皆力任
業師其卒無子奉其師母以終老如子職弟蕙賓無出卽
以愛子嗣曰聊以慰吾弟之老性不善飲每遇花天月夕
必治杯酌偕昆季促膝言歡盡天倫之樂至酒闌燈炮猶
依依不忍舍去及卒昆季哭皆失聲鄉黨無不垂涕
外史氏曰今之儒者抱咫尺之詣姝姝煖煖自以爲聖賢
者流矣及以急相告雖至親骨肉亦不能應也嗣隆慷慨

任俠由親親以及人豈世之迂儒所能及哉

其年其年無一舉其確乎以錄其收千銀策蕙資無出頃
主事以甄吾策臨大車取而曰二女弟救前策敬替代丑
盡哀厥父立斷賊賊部林手獲林至三十萬本曰吾不損

鐵鞭客傳

鐵鞭客者晉人也諱其姓氏以鐵鞭客自呼故人皆以鐵
鞭客稱之有膂力嘗携二十斤雙鐵鞭自隨往來山東河
南截响馬賊物响馬賊畏其武勇不敢輕犯然銜之深矣
鐵鞭客得物輒散濟窮乏或周好友急未嘗謀田宅計也
有神術風雷常遶之行與大梁呂秀才鐸善秀才亦有膂
力工擊劍以俠行故鐵鞭客歸之常寢食其家或至夜半
忽大呼同寢者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同寢者大駭為妖輾

轉不成寐至雞鳴時忽簷前風颼颼如落葉聲而鐵鞭客
已盪然榻上矣一夕忽呼秀才曰吾去矣固留之不可曰
吾向截取响馬賊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賊以是讐我甚久
居此彼必遷怒若今夜半期我決死戰秀才大喜曰願提
劍以助鐵鞭客固止之勿聽曰吾欲作壁上觀耳乃偕行
至戰處匿秀才於古廟閣上曰慎毋聲第觀之勿令賊知
若也少頃聞人馬聲鐵鞭客顧秀才曰吾去矣遂馳下長
哨數聲賊二十餘騎及步下負強弩者數百人皆集鐵鞭
客揮鞭橫擊二十餘騎俱仆地群賊齊大呼發弩鐵鞭客
從容舞鞭矢皆墜地無一中者秀才從閣上觀大駭忽聞
鐵鞭客大呼曰吾去矣但見赤光一縷飛馳南往遂不復
至

外史氏曰鐵鞭客滄海壯士之流歟抑何不以功名顯耶
嗟乎天旣生美材而又靳使見用當時流聲後世乃老死
蒿萊是何心哉是何心哉

聖平天淵主美林而又博動貝用當部流經多世以家
收史九月遊購容翁或共士之流煥然可不以也各應
至以助鐵鞭客同止之乃歸以在故許學上國上乃
遊購容大平日哥去矣臥貝志光一懸派嶼南去委不
容容發購天皆聖此無一中皆委木於閣上購大過忽聞
容容購琳二十繪總身小此報規齊大平發發遊購容

孫孝則先生傳

孫孝則名宗彝號虞橋高郵州人也幼性孝四歲母剖菱
實食之宗彝不敢食自剖上其母母食然後自食穎異絕
倫八歲即通經義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十九食餼二十四
以明經舉好義任俠桑梓利害輒以身任急難告者無不
赴里有孝子殺父讐陷於獄宗彝力為辯冤卒白順治丙
戌舉鄉試丁亥成進士時國初定令甲未申邑中豪猾
多漁獵小民徭役貽累下戶宗彝輒白當事盡除之豪強

怨之勿顧也已丑除中書舍人走書當事除邑中馬差弊
閭閻多感激焉辛卯分房順天癸巳遷吏部主事甲午轉
文選員外典試河南乙未歸省請州牧均保差除小戶累
丁酉遷考功郎凡三歷吏部俱以廉潔亢直著戊戌出爲
冀州副使因母老故請歸辛丑爲邑均里役除苛派舉州
積弊盡除而郵人登衽席矣丁未母喪哭盡哀戊申高郵
災力爲請賑四境得免溝壑庚申河決時治河吏多侵蝕
工帑派役里甲飢民累死者比比宗彝憫之飛書遍白當
事語多愷直里有某生者素行無賴事聞學使者使者檄
郡守案之計不得脫乃謀之管河營弁及群吏群吏方怨
宗彝發其侵帑派役之謀卽曰若能出許孫孝則吾輩從
而撓之則河憲必據以題疏爾且爲欽案原告學使其
奈爾何哉某生如其言而衆吏復咻之三人市虎之勢成
河憲果入告置之獄百姓聞之奔走而爲愬冤者以萬計
終不得解癸亥以疾卒於獄年七十二郵人皆哀之

外史氏曰虞橋先生以義俠自任凡桑梓患難無不力救

卒以天資亢直不能容惡罹小人之讒然聞慷慨自處未嘗以憂患爲累也嗚呼非學問之君子不克至此豈直以義俠著哉

而楚公頃可憲公黜以眼 子燕爾且爲楚案京清學與其宗彙幾其勢帝瓜分之期嗚曰昔猶出指絲卷眼吾輩與 殊守案之情不野然以期之曾何嘗代又釋吏無吏大然 事請參對直里亦某主者素行無難事聞學動皆動皆然

薛次孟傳

薛次孟字效文初名賓王字國觀遼東人少孤遭亂流離京師以賣履自活及壯負履走西安舍天寧寺夜夢二青衣告曰吾待子二十五年矣子來吾合交代出二簿授之覺於牀頭果得二簿乃黃白藏記也次孟異之匿于革囊佩諸胸走鳳翔無所遇復還西安貨盡無以資生乃爲園叟操鋤灌得白鏹一畚卽買宅以居新其第於大樹下得黃白一窖驗諸簿曰黃金三十萬白金七十萬一時遂擁

百萬乃歎曰嗟乎古人安用此多金爲沉埋于土子孫旣
不得享安用此多金爲卽慨然有利濟志更名曰次孟字
效文門下常養數千人又雅重斯文士至者無不隆禮有
求無不應且能各盡所欲一時有孟嘗君之譽崇祿初歲
凶買穀六十萬斛置四門減價食饑民明年大凶糶粟百
萬斛散濟乏食者次孟有心計善貨殖每營取必獲息十
倍歲周困乏賑饑寒以累萬計明末李賊僭號于秦次孟
忿之盡散家財與貧乏子身入終南修道不知所終子經
明以文學顯

外史氏曰今之人擁金帛卽父母兄弟不肯輕有假貸也
况周濟貧乏乎况察時知機盡散家財而入山乎嗟乎薛
君真俠士哉

宋玉梧傳

宋玉梧山東樂安人也失其字幼性孝既長尚氣節以俠聞父某患異疾臍中出蛇長尺許二目炯炯不可去去輒痛欲絕玉梧百計求治不痊有黃冠客盛暑被絮衣至玉梧延治之父病卽愈客去授玉梧陰符家言一冊曰爾善用後當與爾會於鳩茲之市後數年父歿玉梧有出世志理所受書能隱形驅風雷客楚中游御史家御史忤魏璫璫嗾人以匿妖妄告緹綺至逮御史及玉梧檻車至良鄉

玉梧呼緹綺告曰煩諸公致詞中貴我野人不習豪家他
往矣緹綺急視則檻車虛矣遂借御史亾命江淮變姓名
爲張思任於是朝廷捕亾者張思任甚急乃匿某尙書家
時璫人亦嚙尙書禍且不測玉梧輒走京師上書劾璫傾
善類亂天下請下司寇理璫大怒執之就斬西市桎梏忽
脫寂無人矣又變姓名爲李抱真於是朝廷捕亾者李抱
真益急明亾玉梧忽憶黃冠約至鳩茲僦居以俟久之忽
一人大呼門外曰此中匿亾命三人張思任李抱真宋玉
梧可速出玉梧方駭異其人已排闥入則舊識黃冠客也
乃相與入南岳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宋玉梧能隱形術通仙矣當魏璫煽虐海內曷
不操匕首戕其胸絕天下禍根而徒嗷嗷上書者何哉豈
天降禍亂不可強耶玉梧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耶

姓全黃鳴岡傳

數遊一人言此不取善者一日

黃鳴岡名鳳岐江陰人也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挾弓矢遊
燕趙燕趙壯士多從之嘗偕數十人擁騎出山左聞山上
飛矢聲鳴岡卽彎弓相向與飛矢觸輒墮折於地以是綠
林知鳴岡名畏不敢犯而往來商賈皆歛厚貲倩鳴岡護
行綠林日益困淡患之謀選驍士數人賡客裝雜諸商中
行近賊巢綠林飛騎迫之鳴岡正發矢忽一人突前奪其
弧矢鳴岡倉惶無措萃就擒置空室中羣盜且往劫商貨

還卽殺矣突有一少女子謂之曰君得無江陰黃鳴岡乎
羣盜念之久矣誠豪傑士也何以就縛耶鳴岡曰娘子得
無被掠者乎能釋我當出娘子陷阱女子曰果能如是乎
鳴岡曰吾出入百萬軍中如入無人境豈患此數賊哉適
爲暗算耳女子卽抽刀斷其縛鳴岡挾其室中利刃弓矢
挈女子行見賊廐一騎甚良遂並坐其上疾馳得脫因問
女子姓名女子泣告曰妾父現居兵曹今春携眷入都被
劫全家遭戮止遺妾一人凌迫不可言狀不死者欲一見
嚴親耳於是鳴岡送女子歸其父走千餘里同起居飲食
畧無相狎意女子白父甚重之厚遺以還順治乙酉守江
陰鳴岡帥衆大小數十戰未嘗北城下遂自剄
外史氏曰昔崑崙黃衫之徒皆有神術故得蹈險成功鳴
岡技止騎射耳乃能脫女子於虎口而還其父噫豈讓古
俠士哉

俠丐傳

俠丐周姓失其名字朝用河南商丘人也本豪家子以俠
破產遂爲丐爲丐猶以俠行常乞食山左館陶館陶有張
翁者素封家也好善樂施予喜周濟貧乏丐過其家張翁
異其貌贈粟一釜錢一緡而去他日翁與隣家子忤豪惡
間隣家子隣家子忿夜經於翁之門侵曉大霧丐過其門
見屍大駭曰張翁善人也奈何有此累哉吾曩者受其惠
無以報德此其時也乃下屍乘霧未開負入深山繫之樹

張翁得保全他日乞至一大戶樓下見小鬟捧濁脂水一
盆從牖中傾出鏗然有聲丐視之則金釧也念此釧必主
婦洗妝脫寘於盆鬟不知而悞傾倘主婦索釧不得疑鬟
盜或撻之禍且不測矣遂畱以待久之微聞樓內有呵責
聲少頃一鬟啟戶出流血被面望池輒躍丐急前持之問
故鬟曰主婦失釧在予盜予何處得釧與撻死寧溺死之
爲愈也丐曰然釧在毋恐吾候之久矣卒出還之俾持入
鬟入報主婦以爲謾遣僮出問果然後丐從軍以功授文
林郎官至太守不諱其事常以告人
外史氏曰人處貧賤當立品也若丐者得金釧可以富矣
而卒還之君子以是卜其必不長貧賤矣其後官至大夫
豈非食報哉

石將軍傳

石將軍者失其名滿州人也 國初奉

命出師養馬於山東以候吳楚之戰吳楚戰正酣而將軍之師未奉

詔不敢遽進蓋已經年矣遣媒氏求妾於兗人兗之人以女獻有殊色定情之夕女呼天號泣欲求死將軍怪而問之女泣而不對惟以死自誓固問之乃曰妾自髫齡已許字人夫家貧不能娶且負賦莫償聞將軍求妾乃退婚冀得

金以償賦哀哉一與之盟終身不改皇天后土敢負從一
之志乎願求一死以明大義乃大慟將軍聞之亦涕下卽
麾去館於別室明且呼其父來詰之果然將軍切責之父
曰婿自退婚與某無涉也將軍曰吾願以若女作吾女嫁
若婿其父謝不敢將軍乃出貲具妝奩極豐擇吉以女嫁
原壻山東人至今猶有能道之者後聞將軍出師楚中兵
敗力戰死尤以忠烈著云

外史氏曰將軍忠義人也故能慷慨而完人夫婦其后戰

死疆場英風至今尤烈烈哉

閔義士傳

閔義士名遵古字無作號甘茶歙縣人郡庠生也幼博學通六籍尚義好友每有急難相告者無不以身任與同學江天一爲肝膽交天一同金侍郎聲起義事敗被執赴金陵時遵古僑居蕪湖天一道經以囚服突至其家從帶刀者一人遵古執手相語曰事至此奈何天一日無他言今將往拜孝陵引頸受刃耳時賓客滿座聞皆驚走惟方青若不去乃進茗飲天一盡數盃議論侃侃不倦遵古亟

呼家人作雞黍進酒天一與帶刀者固辭而去青若問曰
客何人也遵古曰此予曩所稱江文石先生也平居以聖
賢爲已任今者果能捐軀報國矣予與先生爲道義交卽
不能從死願及其未死之須臾而周旋焉青若曰噫烈士
夫哉吾當佐君行乃同往旣至入坐喜動顏色於是帶刀
者見而竊歎焉旣而帶刀者大言曰君輩毋以武人鄙我
我雅知忠義者也今世吾心服者史閣部可法黃總鎮得
功金翰林及江君四人耳然子亦義士也吾與江君周旋
久每至所親厚之家輒逃匿不肯見見亦懼形於色惟恐
去不速情意真摯未有如子也吾在座子毋乃有不盡之
言乎乃竟去遵古因歎息不得一見金公天一索敗紙書
數字授之使往至則僧海明在焉聲曰甚思一見文石也
遵古乃令青若具壺榼自往招天一帶刀者不許遵古正
色責之曰君何與初言悖耶帶刀者曰金翰林好持體貌
自被執以來不少假借使諸君並坐我獨侍立情奚堪耶
遵古復走于聲言于監押官以令箭檄帶刀者送天一來

痛飲而散時燭再跋門外弓刀環列金鐵聲錚然兵人大
呼叱咤青若大驚面失色遵古張拱翔步從容而出道傍
人竊語曰此時乃有此人耶聲與天一等既棄市海明殮
聲屍載歸蕪湖遵古聞之泣曰吾文石先生奈何走告海
明海明不可遵古無策頓足拊膺涕泣廡下感閩人蕭倫
慨然出貲殮天一等屍歸葬遵古即棄巾衫終老田間卒
年六十餘

外史氏曰當聲與天一被執凡故交遊惟恐逮及竄避不
遑遵古乃周旋擾攘中不畏殃禍貽卒感陌路蕭倫出貲
收葬噫義氣動人何其猛哉

蕭義士傳

蕭義士名倫字彛敘福建人性豪爽重義疎財嘗傾囊救人急已饑寒不卹也乙酉南都既定徽郡翰林金聲及文學江天一諸人舉義恢復兵敗被執棄市僧海明字慧淵者殮金聲屍昇置蕪湖道院時倫賈於蕪聞之白衣冠往弔撫棺大慟曰是寥寥廣柳車奚堪藏碧血耶吾有狸首文柙值踰百金自伐材而下上權稅環銅文漆皆在明時是乃公所安寢也遂易之諸生閔遵古善天一亟欲收其

屍力未能告海明海明日同金公死者四人收其一棄其
三不可於是遵古垂涕彷徨於廟倫見遵古狀慘異以肘
觸之者再遵古熟視之素昧平生也倫曰君何所苦若是
取遵古具以情告倫曰噫但得八十金昇我事辦矣遵古
大喜頓首以謝顧八十金無出乃募得二十七金自拮拾
一金授倫倫曰貲不敷然事久變生吾不可待旦日去數
日殮四義士屍歸計所費金則百餘矣倫猶怒諸棺惡盡
以素所儲善棺易之惟天一棺則用聲姻家所治殮聲者
後天一第天表及金氏程氏俱奉柩歸吳余無人至遵古
與海明買地葬之倫復爲之立碣備書姓名鄉里於上後
倫貧甚冬月不能具絮衣每遇春秋必具紙帛酒榼澆奠
二冢數十年不衰云

外史氏曰嗟乎蕭倫何其勇於爲義耶夫倫與死難諸君
子非有姻婭瓜葛之親也亦非有一揖片言之交也乃不
避危險不吝金貲不卹困窮而竭力周全非義氣動於中
烏能勇往如是哉

王義士傳

王義士者失其名泰州如臯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甲申國亡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溥不肯薙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徙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歛歔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爲徬徨如此耶王不荅妻又曰君何爲徬徨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毋以我爲婦人也而忽之子弟語我我能爲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子尚德溥義而

欲脫其妻此豪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顧
其爲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
耶妻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
溥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卽就道每經郡縣驛舍就驗
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徙所風霜艱苦甘之
不厭於是臯人感之歛金贖歸夫婦終老于家焉
外史氏曰今之吏胥祇知侮文弄法以求溫飽何嘗知有
忠義也王胥竟能脫義士之妻而其婦尤能慨然成夫之
志噫蓋亦千古而僅見者矣

嬰曰猶趙氏客也此婦竟遠過之乃逸其名氏惜哉

新

安心齋張潮

周義士傳

周義士山東青州人忘其名性倜儻不羈尚氣節重然諾
 有膂力雙手能舉五百斤善長鎗馬上刺人疾如鷲鳥年
 弱冠名滿山左登萊臨淄少年多往師之出其門者稱無
 敵我

朝初定鼎响馬盜為患甚熾然耳義士名輒不敢近其里順
 治中有于太保者結寨山中招集亾命為亂守土吏皆與
 之通

世祖章皇帝惡之命將往征賊倚山爲守未能卽平義士大
忿獻策軍前請以計滅主帥允之乃率其門人精銳者十
輩入賊巢僞稱歸附賊素重之深信不疑在賊巢月餘盡
知虛實遍結豪俊會賊羣飲沉醉各挾婦女淫乃呼門人
及所交豪俊乘黑夜盡斬賊魁待旦呼羣賊告以大義令
各挾貨散去於是皆解甲投戈以行復以賊擄子女乘賊
中騎令門人分送歸其父母然後持賊首詣軍前陳狀山
東遂得太平義士竟隱去

外史氏曰一夫攘臂不煩一兵不折一矢一朝而殲匪類
功成不受賞飄然引去非豪傑士也哉

非獨可稱義士亦妙有經濟才

新安心齋張潮

通賊者吏滅賊者一拳勇之夫何冠裳之不若草澤也
迹其挺身入黨盡馘渠魁解散餘衆遣歸子女雖古名
將不過如是至功成身隱尤所難及見首而不見尾義

士其猶龍乎

新安雲逸吳啓鵬

李義士，字子直，江陰人也。少孤，事母至孝。年二十，遭父憂，哀毀三年，水漿不入口。服闋，州縣召補，皆不就。嘗有盜，義士聞之，往捕，獲盜，送縣。盜曰：「我無他，但欲食爾肉耳。」義士曰：「我聞君有疾，故欲殺君，今君病已瘳，我何忍食君肉？」遂送還家。鄉人感其義，立祠祀之。

江陰李義士傳

南齊書卷之八

李義士，字子直，江陰人也。少孤，事母至孝。年二十，遭父憂，哀毀三年，水漿不入口。服闋，州縣召補，皆不就。嘗有盜，義士聞之，往捕，獲盜，送縣。盜曰：「我無他，但欲食爾肉耳。」義士曰：「我聞君有疾，故欲殺君，今君病已瘳，我何忍食君肉？」遂送還家。鄉人感其義，立祠祀之。

江陰李義士傳

李義士失其名字，玉人江陰人也。生而尚氣節，重道義，以耕為業，尤好走狗射獵，未嘗讀書也。然朋友有急告之者，無不竭蹶從事。比鄰有少年聘妻，以貧故不得娶。妻之父，母憎其貧，以女售武貴人，為妾。武貴人嬖之，女不樂也，嘗獨坐閨中，嗚咄作鬼語，曰：「樂昌破鏡，何日復圓耶？」黃衫客崑崙奴世復不少，獨患吾命薄耳。乃泣下盈盈，少年泣告義士，失妻故。義士大怒，曰：「何不訟之？」官少年曰：「彼方擁厚

賁交結官吏勢醜赫赫是猶投鴻毛於紅爐也義士益大
怒然自忖力不能勝亦未敢遽撓其鋒卽僞爲與徒日伺
候於武貴人之門久之聞其妻與妾欲詣東山北極廟進
香求子義士大喜遂厚貽其侶與之謀侶諾之明日妻妾
登輿義士與侶竟昇其妾歸少年家武貴人大怒訟於官
義士亦奔愬且言願以頸血濺武貴人衣官聞之亦大怒
不直武貴人竟不究其事少年夫婦得偕老

外史氏曰觀義士之刦武貴人妾何其委曲以成耶殆與
崑崙黃衫同其俠矣

徐許虞侯事奇矣千載而下復有是人相如返璧毛遂定
從全以氣勝義士奔愬於官慷慨不撓殆師其意而小

道試之者歟

新安雲逸吳啟鵬

登端之香燭

禮文重致典燭

義從全以廉潔士奔騰故官刺踵不封欲酬其意而小
不惜真刺事奇矣于薄而不於其具人味收致聖手致安
皇崙黃逐同其外矣

徐永明傳

徐永明字睿公順天府宛平人也行八性至孝父早失三
年喪哭泣未嘗輟事母甚謹婉容愉色下氣怡聲竭盡子
道待二弟最友愛任俠好義朋友有急難無不以身赴之
喜結納賢豪長者家貧以薄貲經營獲息以半供母菽水
以半為朋友歡或資其空乏有求者必拮据稱貸以應多
虛往實歸從未有使人空告者也既而富有金帛錦繡內
則與諸弟共車馬衣服外則與諸友共妻賢而病不能主

留溪外傳 卷八
中饋卽以千金買淑慧妾侍老母旣而妻病愈乃曰吾豈
登徒之流耶曩者購妾爲母老妻病耳於是擇友人貧而
無妻者竟盡室以妾贈之凡朋友有死喪之禍無不竭力
周濟貧乏者解衣推食裘馬舟車之贈未嘗或吝也後以
慷慨故家中落然四方之朋友來告請者未嘗一拒之也
康熙壬申秦中歲凶百姓離散奉

詔招民有功以縣令用

外史氏曰古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至於今日悲歌或
有慷慨則絕嚮矣予羈旅 京師十餘年日往求之不一
見也及出乃聞友人高新齋云徐君慷慨人也詢之果然
嗟乎今之世聖賢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慷慨豪傑之士
庶幾慰我調饑耳故爲傳

程芝棧傳

程芝棧字祥禾無錫慷慨人也流寓吳門遊長洲學爲諸生中輕財尚義者性孝友事父母能竭力父先歿哀痛不欲生居喪三年未嘗聞其有歡笑聲母病晝夜不交睫以侍湯藥求神禱天極其誠摯及卒哀毀骨立葬祭皆以禮其待兄弟也甚相愛一飲一食皆與共弟臥疾徬徨不寐者數日夕及卒無嗣乃以冢子繼曰此子也長可以承喪事且可奉養婦三黨貧困者多周濟之不能婚嫁者悉解

留溪外傳 卷八
囊以助歲凶倡捐以賑朋友窮餓者解衣推食且使得所
無瑣尾患有貸其數萬金行離浙東數年本銷折惶恐來
告彼輒大笑曰此若時有不利耳何爲作此狀哉竟置不
問其度量如此與人交以誠以敬白首無間言鄉人皆以
長者稱之吳門能行善事者惟蔡方烈一人而已繼之者
則芝陸也好道家言刻道德經註等書行世 **道德經註**
外史氏曰擁金錢而以一文爲命者滔滔皆是也然自漢
已然故子長氏之史重游俠而傳貨殖以洩其胸中不平
之忿至於今日之三吳則予更有以激之矣故傳芝陸於

義俠

皆復輒大笑曰此若時有不利耳何為在此狀哉竟置不
問其度量如此與人交以誠以敬自無間言鄉人皆以
為有術之矣則能行善事者惟東方朔一人也然自漢
之末至於今日之三吳限于東浦以鄰之矣姑斷之蘇蘇

蔣聖鄰傳

蔣聖鄰傳

蔣聖鄰惟賢浙江仁和人也少喜結納天下賢豪任俠輕
財好奇計舉一子彥生即慨然有四方志遂入京時值明
之季世盜賊蜂起意欲立功異域乃走雲中雲中為邊陲
重鎮兵馬甲天下懷材負能之士多集有副將張志雍者
落職閒居聖鄰與之友重其材奇其狀即以所挾重貲資
之恣其結納崇禎中闖賊肆亂朝廷下詔求邊材廷臣以
四將薦而志雍與焉及入對三將皆股栗不能措一辭惟

志雍慷慨激烈侃侃條奏上大悅授爲四鎮撫彝總兵官
駐節雲中而聖鄰伏劔從之爲佐籌畫經營邊塞井然條
理無何賊破寧武關陷京師旣而隱於燕市持籌貨殖又
十餘載歸前後其二十一年始抵里孫燦已生十有二歲
家人無有識者矣聖鄰爲人無城府不立崖岸平生無疾
言遽色喜提挈後進遊於王公大人之門凡有一材一技
者無不獎掖汲引籍之致身青雲者指不勝屈尤喜以財
濟人貧寒困乏流落京邸者無不周全俾其得所鄉黨宗
族仰之舉火者甚夥與人交久而益敬內外皆稱長者云
年六十七卒於京

外史氏曰聖鄰以布衣之士而能提挈材技汲引後進以
財利濟貧寒則有賢者雅量矣豈值俠而已哉

義僕傳

義僕猪兒頭者江陰人也因其形黑而上僂深目而猥喙
性蠢而好餐故人皆呼曰猪兒頭猪兒頭者蓋其野號也
本性王弱冠父死不得葬因賣身於尤氏尤本世富耄而
無嗣族人多垂涎之且侮爲几上肉尤老年八十有五忿
而納祁氏女爲妾期年舉一子洗三讌親族出以誇示或
以不類譏之尤老愠遽跣左足命猪兒頭出子左足示之
父子皆駢拇譏者大慚席罷猪兒頭告曰老子識今日之

義僕傳

義僕猪兒頭者江陰人也因其形黑而上僂深目而猥喙
性蠢而好餐故人皆呼曰猪兒頭猪兒頭者蓋其野號也
本性王弱冠父死不得葬因賣身於尤氏尤本世富耄而
無嗣族人多垂涎之且侮爲几上肉尤老年八十有五忿
而納祁氏女爲妾期年舉一子洗三讌親族出以誇示或
以不類譏之尤老愠遽跣左足命猪兒頭出子左足示之
父子皆駢拇譏者大慚席罷猪兒頭告曰老子識今日之

狀乎禍從此始矣老奴請營三窟爲他日計可乎尤老領
之曰子於吾家四十餘年無二心焉吾且不及暮未能遠
謀也自今請以吾家聽子而行但能保此一塊肉毋使先
鬼餒吾死何憾猪兒頭泣諾願以死報遂賃保姆竊攜幼
主遠匿會稽山中購田宅以居令尤老血抱他兒謬爲祁
氏子使族人不疑自以販蒲爲因往來其間默運囊橐實
之他兒稍長卽以千金謀婚貴介爲尤族樹敵未幾尤老
死族衆來爭產伏毒殺他兒逐祁氏祁乃匿兒所凡家僕
爲尤老持籌者皆遭追索之禍而猪兒頭尤慘撈掠幾死
終不實吐乃逐猪兒頭沒其妻子猪兒頭被逐亦匿會稽
延名儒課幼主十五稍通制藝卽挈詣京師輸粟入太
學時姻家久仕滇南方遷於

朝乃具盛幣以子婿禮入謁貴介大悅命卽擇日結褵後以
情告貴介怒徵書當道令婿往訟狀下有司治之族人械
獄者二十七人瘦死者十三人復城且首惡盡復所占猪
兒頭乃於會稽遷祁氏及儲蓄復歸於江

外史氏曰猪兒頭一賤僕耳其事主也矢志立孤不爲利
奪不爲威屈不以妻子累其心不以生死食其言卒復尤
氏故業報宿怨有程嬰公孫之風焉嗚呼食君祿者可不
進而思之哉

雷溪外傳卷九至十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目錄

遊藝部

武淡男

蔡儒醫

薛衣道人

盛瞽兒

朱野鶴

葉羽

嘯翁

大還道人

木頭陀

六鶴居士

九真先生

鐵筆公

賣漿叟

王子龐

楊守業

雷溪外傳卷九 遊藝部

武淡男傳

江陰陳鼎定九稿

武淡男名恬雲南武定州人也幼聰慧凡詩書百家言及百工技巧藝一過目輒善性豪放不羈好飲酒酣擇細竹堅實可爲箸者寘卮旁削炭如筆入烈火中候炭末赤若錐持刺箸上颯颯有聲如蠶食葉疾若風行且飲且作酒盡乃止益之復作嘗作十八學士登瀛洲圖房杜諸公眉

目宛然侍從畢具卽小李將軍之神筆瞠乎其後矣頗自
愛不輕與人作滇人多寶之欲得其箸醉之酒則可不醉
卒不能得或遇貧士及黃冠緇流告以窮餓輒欣然爲作
雖累百不倦丁亥流賊自蜀奔滇竊王號滇士民皆趨之
恬獨深匿不出賊偶見其箸異之遍召不得懸賞索之或
告曰曷不出以圖富貴恬唾之曰我豈作淫巧奇技以悅
賊者乎偵者繫見賊至則白眼觀天僵立於庭如沉酒漢
賊問之不應令作箸不應以酒飲之亦不應以利誘之又
不應恐以刀鋸終不應賊大怒揮出斬之神色自如終不
發一語賊左右有憐之者曰鼠子安足以辱刀斧曷縱之
徐當自逞其技也乃釋恬遂披髮佯狂日歌哭於市夜逐
犬豕同處賊敗病愈方爲人作箸以謀醉後竟以醉死年
六十二

外史氏曰武淡男烈丈夫哉當流賊煽孽於滇士大夫靡
然從之淡男以布衣岸然與抗威武不能屈豈非烈丈夫
哉

蔡儒醫傳

蔡儒醫名海寧一名仁溥字指方號理公江南崇明人年
十八遊邑庠屢試輒前列鄉先生稱其文如春花秋月一
入人目令人思之天性端慤自幼至老無疾言遠色未嘗
一與人競人多愛之其祖曾爲海賈累貲百萬明末見天
下亂盡散與宗族鄉黨之貧者棄舉子業來遊江陰江陰
故季子里人多尚義先生竊慕之隨託跡焉初寓城西白
石山中自號白石山樵訓徒自食山中人曩不知書皆業

笑和尚
哭道士

農樵先生居十年樸檉子弟皆嚮學能文章順治間遊庠明經者十餘輩於是城市始耳先生名先生不愛交遊惟與東山笑和尚善往來無間笑和尚者不知何許人語似楚音順治初忽來瓠子岡寄棲大王破廟捫屨爲食不乞人一文人與之弗受也負屨入市不二價亦未嘗低昂其值不肯輕與人言見人輒笑人問之輒大笑不止嘗山谷獨行則鼓掌高笑或臨池獨立每顧影自笑捫屨之暇或仰天長笑或倚風豪笑虛庭獨坐或亞然冷笑或宛爾微笑卒然或胡盧大笑舉止未嘗輟笑故鄉村老幼皆呼曰笑和尚每入市市中羣小兒因其善笑皆拍手誼笑擁繞呼笑和尚和尚亦樂與羣小兒歡笑相與大笑不休嘗與先生危坐空山終日作耳語語竟輒相視大笑而散和尚所善者曰哭道士亦不知何許人順治間來廬江陰席帽山冬夏嘗冠籜冠履麻屨入市求食得食必北面再拜而祭祭必哭人問其故哭而不言固問之則放聲大哭人始多怪之既久皆識其誠每入市曰哭道士來矣爭與之食

食必祭祭必哭哭必誦黃庭經以報一日邀先生往訪抵
其廬道士方陳芋栗哭祭中庭聲極哀先生和尚聞之傷
心亦欷歔泣下相與延佇扉外以俟畢事久之哭愈勁而
聲愈慘皆掩面大慟日暮道士哭休拭淚入見卽獻祭餘
方食和尚忽言曩者言觸道士心又復呼天號泣悲慘動
地先生和尚亦皆滢滢淚下相對達旦於是三人遂成知
已道士善哭每於風雨臨花月明遶樹或雲沉遠嶂雪滿
空山莫不對景悲哀椎心啞血聞者酸鼻然不知其何爲
而然也逾年道士辭入終南出方書五卷授先生曰是神
書也能奪造化吾閱人多矣無若子之仁也然有三誠毋
治不忠不孝不義之人反誠天必殃之遂大哭而別先生
得書閉戶揣摩不使一人窺惟和尚得入又逾年和尚欲
他往畱之不可乃握手大笑而去竟不知所之由是先生
別無知心讀書之暇祇自笑自泣自歌自歎而已三年先
生盡得其道偶行村落中聞小兒啼聲異問其家乃兒母
無故遭父撲挾忿自經已一日暮矣兒方彌月索乳不得

而啼鄰母乳之不肯食固啼不少休先生撫兒祝曰吾能
活爾母爾毋啼也啼乃止其父惑請試之先生乃索所縊
繩仍繫死所令捍屍倒懸出紅丸子塞其鼻以凉水噴面
須臾腹中作蠅鳴聲卽解懸甫就地咽鳴復活舉家驚拜
爲神異日過南塘見市中一少年右耳出怪瘡長尺半根
細如纍絲而末大如斗號慘伏地市人擁而觀先生請治
之命扶據匡牀取涼酒三升浸其左足少頃以一黑丸子
咀嚼塗其左足拇指藥上怪瘡卽廓然墜地少年絕無痛
楚全愈而去里有好飲者飲多而未嘗醉十歲時晨起必
請其母飲醇酒三升然後入塾久之量漸高每飲必一斗
日需酒三斗父憂其成疾戒之不可弱冠益縱酒小飲五
六斗大飲過一石三日無酒則病欲死先生見之謂其師
曰此兒腹有蠱不治將不久其師告之故先生口吾能療
之乃解肘後皂囊探黃丸子藥一顆大可黍米令含之誠
勿下嚥片時覺涼徹臟腑香沁骨髓忽咽喉蠕蠕吐出一
蚘長三寸許頭尾宛然一角兩目蚩蚩蠢動殺之有聲曰

自茲子不復涓滴飲矣後果然聞酒輒醉所治怪症類多
此門人欲受其術曰不可良醫治病必先審其六氣調其
陰陽察其表裏究其淺深辨虛實之候參補洩之性然後
投之以劑而疾痛無不立去若心動氣浮志岐欲侈訛審
察之微失參辨之宜而用藥舛謬未有不殺人於頃刻者
也譬之良相治國必舉賢任能因材器使其心休休其如
有容正己無私然後鼎鼐和陰陽燮而天下治如或心術

匪端志向偏趨而用人失當欲求峻其功業終其令聞者
鮮矣故曰爲醫如爲相用藥若用人吾道微矣非絕欲無

私通神於微妙之鄉窮理盡性研幾於幽明之極者不足
以傳也先生醫必擇人若病者品行不潔卽貴顯津要懼
之刀鋸亦不爲治如忠信孝讓雖貧無酬謝一召卽往且
資助之先生又蹤迹無定求治者倉卒難遘又持志如此
人多不敢率求苟遇之雖死症必活故有津要母疾篤召
治再三不赴懾之以死亦不往曰若貪利虐民不忠於國
天必禍之治之獲罪於天吾寧死而不獲罪於天也竟不

往里有爲富不仁者以不治其子也怨先生陰使無賴辱之於市先生愠遂絕言醫并火其書曰無以賈禍後人後遷隱畱溪之北十餘年而卒門人葬於聞韶里定山之北麓歲時祭掃焉

外史氏曰先生天下曠達高儒也見天下亂乃散家財不爲身累飄然去鄉國遊絕無顧戀豈非曠達高儒哉其所友者緇衣黃冠殆非庸流但其所以笑之哭之者豈有所抑鬱忿懣而不得舒發其生平耶至爲醫如爲相用藥若用人之語旨哉吾於是知先生之醫術通治天下之大道者也今之庸醫每執死方不知活變虛者治以實補者投之洩遂致介織之疾轉入膏肓卒不可救嗚呼其亦未聞先生之言也歟夫醫學小道可慎如此至於治國家蓋可忽乎哉

薛衣道人傳

薛衣道人祝巢夫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以文名明亡遂棄制藝爲醫自號薛衣道人得仙傳外科凡諸惡瘡得其藥少許卽愈人或斷脛折臂者請治之無不完若剗腹洗腸破腦濯髓則有華陀之神里有被賊殺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巢夫仙人也速爲我請來家人曰郎君何妄也頸不連項矣彼卽有返魂之丹烏能合旣離之形骸哉其子固強之而後行旣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

斷身尚有暖氣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尚可以治急以銀鍼紉其頭於項既合塗以末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煎人參湯雜他藥啟其齒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逾一晝夜則出聲矣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

外史氏曰世稱華陀爲神醫能破腦剗臂然未聞其能活旣殺之人也乃堯民能之不幾遠過於陀耶孰謂後世無畸人哉

使我得遇此公便當以師事之

新安心齋張潮

盛瞽兒傳

序曰予讀史記日者傳至宋賈二大夫告司馬季主之言
慨術數之士自古多僞至於今益不可問矣豈惟不能使
人趨吉避凶反令人却福蹈禍者有之由其人本無實學
徒爲諂佞以邀利陰竊以聳聽焉而已蓋星者有書曰皇
籙皇籙者緝富貴家三代星命已往休咎謂皇天所付之
符籙也相者有書曰繡典繡典者紀富貴人骨格狀貌部
位痕痣謂刺繡人狀之典籍也凡省會郡邑必有一人名

通方家彙輯兩家之書名曰急水以待術士之求而陰要其利其字多捏造非簡策所有其語皆詭異無文理可會雖陳之於前人不識也以故得其書者言往事多中人惑之至傾國奔走以求教其未來偶或一中而中者又相爲誇詡故其徒年來益繁而大人先生亦皆倒屣以迎孰知一門命相早已登其皇籙久已入其繡典矣壬癸間聞有術士號半仙者妄人也習命法好大言欺世自稱通神愚男女聞其神爭以神事之耿精忠懷謀不軌欲試之衣敝緇袍徒步往見半仙踞座高談旁若無人及推耿八字即咄咄稱怪繼筭五星面乃失色畢則大驚叫遽下席叩首呼萬歲曰陛下子元元臣萬姓混一四海之真主也耿悅告之實載與俱歸賞以千金資其車馬僕從北遊兩浙結納奸宄事成許以宰相甲寅吳逆反密約耿畔耿知盛瞽兒善星易使迎決之

盛瞽兒者名恒之浙西湖城人也三歲以痘症失明六七歲入塾中戲聞讀書大悅歸告其母請從學母曰汝隻瞽

不可學也對曰吾目雖瞽吾心與耳未瞽也固請而往學
究口授之書過耳輒記憶年餘能默誦四書周易教之暗
摹字畫又年餘能捉筆既長明易數爲人卜多奇中復學
子平果老淳風諸家命法通天官推步之學名噪浙閩耿
召至問其命數瞽兒曰大王貴越人臣毋庸論命與數也
但思恪忠

朝廷愛惜士庶便可與國不朽矣耿曰吾非問此也今滇
南起兵吾亦欲徵師北發能割據江東乎能混一中夏乎
對曰此非瞽兒所能識也臣聞王天下霸一國者必有世
德然後有世命始著星象昭符瑞而現著龜苟僅以枯骨
朽草無用之物八卦五行微渺之理而欲定天下大事竊
恐未或然耳臣推步天官

本朝世德彌長天命攸在割據混一未可問也耿不悅曰汝
瞎子何知天象卽命善天學家者與之辯論瞽兒曰熒惑
雖逆犯數日卽退未嘗久守不過兵戈之擾耳太白雖晝
現未嘗經天蓋主禁旅四出大張撻伐七年之後亂者

悉平天下安矣且歲星卽次寅寅爲京師分野歲之所
在古諸侯相忌加兵况以下犯上乎願大王毋惑人言自
失其筭也遂携杖叩首踉蹌趨出卽遁去耿愷謂左右曰
瞎囚全不知時勢信口胡謔徒負虛名不及半仙多矣遂
叛

外史氏曰世之星相家類皆虛高人祿命以悅其志縣令
郡守必悅以司道督撫之官司道督撫必悅以卿相之位
及卿相又無不悅以封侯王也貪者信其邪說甚至僥倖
以得之曰信乎有命也然所損多矣若遇侯王必如半仙
下耿逆悅之以帝矣耿逆敗亡而半仙無恙猶輕裘肥馬
操其術以遊士大夫之門而人猶多信之嗚呼安得呂才
傳奕諸賢起而一正之耶若盛瞽兒者可謂出乎其類者
矣

矣

野鶴道人傳

野鶴道人，遼其名姓朱氏，前朝宗人也。其先以軍功世襲
指揮使，道人由武科歷官通州狼山副總兵。甲申國變，乙
酉夏

王師下江南，圍通州。道人帥軍來援，大戰於北郊。凡七晝
夜，殺傷過半，力不支，遂憤乃走揚州。變姓名，自稱野鶴道
人，隱於天寧寺。廡下賣卜，遇嚴寒大雪，風凜凜，無衣被臥
菜席中，幾凍死。道人不肯告人人，亦無有辨之者。如是兩

載錄其卜大驗叩之如響於是人多饋遺得免飢寒然道
人好義得錢多輒散給窮餓者有以急相告卽傾囊濟之
無吝色。又數歲歲時諸同官及其幕屬多爲大將知野鶴
隱維揚市數使人求之不起後輒聯名推舉於

朝道人義不仕欲投邢江死朋友力勸乃解遂以疾固辭賣
卜終其身

外史比曰野鶴甘貧賤而老死賣卜此其志皎然不爲富
貴易矣余友李大村云道人卒時鼻垂玉筋長尺餘蓋得

道者云

較之水晶官道人其賢不肖相去爲何如也

新安心齋

張潮

題辭

神女水晶宮戲人其體不肖跡去為何故也

潘安山齋

巖書云

葉羽傳

葉羽者蘇州洞庭山中人字子翼多力好武藝聞南昌曾
 天成拳手無敵往師之既受業授羽革履一兩以精鐵炭
 首尾令舉步飛揚較棍棒尤峻又令擎火炭徒手搏弄羽
 難之天成曰學業須精敏能上截隼鶻下拾蠅蚋則臨陣
 可搏矢石吾道高妙粹難神會然不離飛躍二字必高飛
 十丈橫躍十丈然後捷如振翮騰蹕千仞雖賁育不及也
 汝當先習高飛而後進之三年羽技成與天成埒遂別去

賈於湘潭客張氏及收值張欺羽孤旅推故不給指入荒山自詣負家索皆幽谿巉嶺蒙密峭窅忽大蟒張牙來約長十餘丈羽高躍空中舉武騰踢蟒勢殊猛羽便飛揚百變乘間亟取兩石飛中蟒要害須臾跳擲而死聲撼山谷及歸張大驚怖謂羽已死其晝現者魂也羽直前擒數其罪良久乃解時聚觀者已數百人往驗果然遂白邑令餽之金待以賓禮眾請曰自蟒雜處茲土採山漑畝棄去日久官缺正供百姓坐困者八載今受葉君賜當肖像樹石俾居人世祝令曰可旣竣題額曰姑蘇葉君生祠勒碑山巔曰葉羽除蟒處康熙乙亥冬余過湘潭入其祠讀其碑如左故爲之傳而羽竟以布衣老

外史氏曰葉君擅絕技竟以布衣終老而不能見用于世假令當時俾其將一軍未必無所建立也惜哉

嘯翁傳

嘯翁者歙州長嘯老人汪京字紫庭善嘯而年又最高故人皆呼爲嘯翁也嘯翁嘗於清夜獨登高峯巔豁然長嘯山鳴谷應林木震動禽鳥驚飛虎豹駭走山中人已寐者夢陡然醒未寐者心悚然懼疑爲山崩地震皆徬徨罔敢寢達旦羣相驚問乃知爲嘯翁發嘯也嘯翁之嘯幼傳自嘯他能作鸞鶴鳳凰鳴每一發聲則百鳥迴翔雞鶩皆舞又善作老龍吟醉臥大江濱長吟數聲魚鯁皆破浪來朝

龍鼉多迎濤以拜他日與黃鶴山樵天都瞻漢瀟湘漁父
虎頭將軍十數輩登平山六一樓拉嘯翁嘯嘯翁以齒落
固辭強而後可初發聲如空山鐵笛音韻攸揚旣而如鶴
唳長天聲徹霄漢少頃移聲向東則風從西來蒿萊盡伏
排闥擊戶危樓欲動再而移聲向西則風從東至閭然蕩
然如千軍萬馬馳驟於前又若兩軍相角短兵長劍緊接
之勢久之則屋瓦欲飛林木將拔也於時炷香燼而嘯翁
氣竭昏仆於地衆客大驚亟呼山僧灌以沸水半晌乃甦
歸而月印前溪矣嘯翁能醫工画善歌垂八十聲猶遶梁
云

外史氏曰古善嘯者稱孫登嗣後寥寥不見書傳迨我

朝稱善嘯者洛下王昭陽李而已然予嘗一聞之矣第未知

與蘇門同一音響否昨聞嘯翁之嘯則有變風雲動山岳
之勢大非洛下者可幾及也豈嘯翁之嘯直接蘇門者耶
予遇嘯翁欲聞其嘯翁以齒豁辭不意其在平山發如
許高興惜予不知也

新安心齋張潮

目皆盡裂衆大駭不知其何爲而然也嘗爲萬里遊東至
瑯琊西至流沙南至粵北至燕趙抵交趾入緬甸上武當
登太華上書西嶽大王及歸足重胠面黧黑自云老子以
苾鞋謁天子來人皆笑爲迂道人不自怪也居數月復出
遊謂家人曰曩遇勞勞仙與吾約今歲某月日授吾大還
丹服之卽拔宅天上去去歲餘還家囊中出紅丸數百顆
大如卵皆明亮如夜光珠分給妻子及雞犬服云卽飛昇
矣旣服卒不効竟以勞瘁故得疾卒

外史氏曰吾聞大還遨遊天下其志不在求神仙也縱遇
神仙安得真丹昇之哉徒以勞瘁而卒悲夫

木頭陀傳

木頭陀徐桐字古木浙江嘉興人也有膂力善射能輓兩石弓百發百中工擊劍能飛斬人頭百步外通文章辭賦之學郡中有文武才稱乙酉江東建國當事薦爲遊擊將軍率一軍守嘉禾城破率衆入震澤湖旣而浙閩大定乃散壯士使耕於湖濱自卽薙染爲比丘號木頭陀以岐黃遊大江南北活人無算觀人氣色卽能識其病之淺深聽人聲音卽能決其病之生死有秦越人隔垣洞見之神投

藥石罔不効任俠得錢多散濟貧乏尤好結納天下材智士以苾碭間素產豪傑遂遊彭城見無賴少年以爲豪傑也深相結納日與痛飲酒肆中遇屠狗賣漿之徒亦以爲豪傑也深相結納乃至乞兒盤鈴猢猻之戲雞鳴鼠竊之流亦以爲豪傑也深相結納卒爲此數種人累與其仲子俱死於獄年五十有五

外史氏曰甚哉交遊之不可不慎也木頭陀知天命已去散衆爲僧可謂識時務者矣挾其神術亦足以取名當世奈何擇交不慎卒不得正斃惜哉

六鶴居士傳

六鶴居士楊龐字仁常鎮江人也幼聰慧目甚異五歲入塾中見有戴笠者伏門下龐窺其履卽告師曰此偷兒也師怪之斥爲妄少頃其人果爲捕者執去他日其師有客過訪談甚豪龐熟視之客別去卽告師曰客三日內必死師又斥爲妄越一日客果死師奇之後每言必中年十五通制藝越三年明以遂棄舉業捐妻子遊浙東於天台雁蕩間遇一異人蒼髯白髮碧眼方瞳謂龐曰子毋效江湖

術士爲也從我遊可識川嶽鍾靈之秀於是遂相與逾閩
粵越滇黔溯荆湘入巴蜀西岐東洛以及燕趙遼海之區
莫不至而相人術益工自號六鶴居士往往識公卿將相
於塵埃中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善以氣色定人窮通以骨
格定人夭壽以聲音定人貴賤以舉止定人生死萬無一
失嘗曰相人別有神會不在五官六府間也其言如此
外史氏曰相者自許負而後輒務虛僞然多至今名不終
無足傳也獨龐能以誠動人故其術罔不効嗟乎相人小
道也且不可不識况其他乎

九真先生傳

九真先生失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自號九真子明末
往來荆襄間諸幕府以測字定兵家勝負罔不驗當事愛
之使參軍謀又能得賊陰事豫以告且於吉凶皆先知不
火食終日惟飲冷水數十器雖窮冬亦然故人皆以冷水
道人呼之嘗獨坐一室終日不出聲夜半忽發狂叫曰大
事去矣大事去矣時張獻忠亂楚所過城郭屠戮一空崇
禎十二年既降復叛率賊衆圍房縣知縣郝景春櫻城固

守擊殺賊數千人賊恚悉力攻之城陷執景春景春不屈
死子鳴鸞僕陳宜俱罵賊被殺屍棄於道無有收者道人
哀之具棺衾殯三人於土卽走京師白其事於當道請贈
蔭曰一日不死必辦此然於景春無半面識也城陷時戰
死之遊擊楊道選及被殺之守備典史道人皆求屍葬之
順治初猶有人見其往來衡湘洞庭間後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道人與死事諸公會無半面識而竭力周旋營
葬請卹以死爲任嗚呼世之平居稱相知而毛髮利害反
面如不相識者聞道人風能無媿哉

道人雖日飲冷水其腸益熱所行事皆人所不肯爲此
傳亦無一塵滓之句可稱完璧矣

新安心齋張潮

士君子遭世末流往往托一藝以自晦然見義必爲之
志未常少懈也管幼安皂帽繩牀全身遠害以此並衡
猶覺後來居上姓名雖湮沒不彰得此一傳遂令千百
世下知有斯人豈非快事

新安雲逸吳啓鵬

世不味亦誰人豈非邦事

陳安重錄吳谷齋

醉覺迨來母土技各輒聖文不導卦此一專遂令千百

志未常少難出普區安享歸歸根全良鼓害以此並齋

士吾千戲世末流世世并一藝以自輝然良善必為之

斷亦無一壘率之曰可辨宗整矣

洪安小齋題

戲人觀口增令木其凱益臻洵行事皆人視不肯為此

面吹不味嬌音開戲人風韻無戲詩

鐵筆公傳

鐵筆公黃逐字天放別號蕩道人成都人也祖某來遷江

寧父某徙吳門博學工詩弱冠為博士弟子員以文鳴江

南明亾遂焚巾衫投筆硯學篆刻工秦漢文鍾鼎玉箸大

小二十四家篆法無不精妙絕倫故人以鐵筆公尊之為

八耿介不肯俯仰人惟好古耽學與高士程穆倩遠為世

外交京口焦山有一古鼎相傳周時物上有篆書人皆不

識穆倩一見即譯為今文遂深相敬服同時有薛喆者定

遠人字二吉亦諸生也棄去工篆刻然惟善漢法他不及也天放嘗言篆刻之法筆害有三刀害有六聞見不廣筆無淵源筆害一偏旁點畫強湊成字筆害二經營位置疎密不均筆害三有形無意顛倒苟完鋒力軟弱天趣不流失灑脫意文成兩節此刀之六害也暗合道妙謂之神超出法外謂之奇規矩自合謂之工布置不紊謂之巧如能去九害合四法則得之矣其言如此

外史氏曰天放先生平生尚氣節介然不肯隨波逐流故其所爲篆刻皆鐵畫銀鈎如其人焉非世俗雕蟲小技所可彷彿萬一也

賣漿叟傳

賣漿叟順天宛平人失其姓名 國初居宣武門外琉璃
廠中瓦屋三楹甚卑隘然掃除糊裱甚潔四壁皆圖書几
上置莊子離騷各一帙無妻子止一婢當炊年可十五六
色甚姣時京城大疫叟侵曉擔漿二桶入市擊金版賣之
飲者皆不疫賣已歸換巾衫莊坐讀莊子離騷一篇煖酒
自飲微醺命婢供食食已輒更黃冠道服携方竹杖杖懸
玉壺高寸許大錢圍至正陽門外盤膝端坐或問之輒告

日汝三日法當病死速出錢三文購吾神丹七顆服之可免其人或不信歸果病死往往如是於是京城人皆知叟有道俱來求其丹止收三文多一文不受也服之病罔不除每日集數十百人求藥玉壺亦傾不竭人多怪之善飲人皆爭進酒俱不辭至數百杯亦無醉意叟每日右手持竿左手散藥無少息抵暮積錢成堆悉投玉壺中懸杖頭以歸如是者歲餘叟携杖負囊婢跨一黑衛出彰義門而去不知所往

外史氏曰叟有道之隱君子也觀其所取甚廉所惠甚溥非有道者不然也其壺中必有鳥跡龍文之秘惜無有將相材者其人遇之耳

市上原有異人但肉眼者以皮相失之耳嗚呼惜哉

安雲逸吳啟鵬

安雲感異報

市上風亦異人卧肉腥香以史味夫之五則判書

味林昔其人獸之耳

非律嚴者不然也其壺中必有鳥祖請文之錄昔無有除
快史丑曰婁育巖之巖昏于山購其祖與甚兼祖惠甚數

留溪外傳

王子龐傳

王子龐名世淳平湖人也幼穎異及長博學通文章補博
士弟子員每試輒冠軍性謹厚言行不苟與人交藹如也
大父建中前丙戌進士萬曆朝兩歷都諫以敢言著好易
學晚年授子之鏊之鏊崇禎己卯明經也隱居不仕以易
學授子世淳世淳既得易學通撰著遂棄舉子業遨遊四

海王公大人皆倒屣以迎初遊京師太常勵近公杜訥尚
爲諸生迎之卜得觀之六四世淳曰利用賓于王子他日
必入翰林勵公笑曰吾方爲諸生何遽至此世淳曰爰辭
如是周公豈欺我哉後果以諸生特薦用都御史嚴夔菴
曾渠爲侍御時例應巡鹺值兩淮及天津缺官筮得商人
于野亨利涉大川人或以爲兩淮也世淳曰必天津鹽御
史公署多在城惟天津在郊耳已而果然耿逆叛三韓劉
敬公德懋以總兵官帥師往往聞世淳賢致之幕筮多奇
八閩定劉公總鎮福興莆中太守下令之水滸命世淳
筮得師之九二世淳曰公他日必開府乃刻功崇節鏤印
章貽之曰畱爲後日券今卞公已撫八閩矣海賊入寇劉
公移鎮泉州筮得震象有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
之辭世淳曰泉必困然不危也世淳以疾歸劉公至泉未
久賊果來圍劉公堅守三月不解因乘賊懈出銳師大敗
之賊遁圍解其所中甚夥不能具載世淳善內養術工醫
常起人危疾以是海內多知之

外史氏曰曩予客京師士大夫多嘖嘖世淳醫筮之神及
內養之妙恨不得相見今丙子秋仲得遇於邗江興教寺
中蓋已鬚眉皓然矣然其精神充溢飄飄若仙信乎有道
之士哉因喜而爲之傳

予家世受易嘗謂易爲大聖人與民同患之書乃世人
不以之決趨避卽有事于占亦唯以六親六神爲斷而
于卦爻之辭從無過而問者噫亦何謬哉平湖王子龐
先生高尚士也精易學其揲蓍之法一準于古以文周
所繫辭斷人吉凶率多驗予近往筮遇泰之夬其繇曰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先生以大吉許予予雖未敢自必
然未嘗不願其言而中也

新安心齋張潮

然未嘗不驗其言而中出 濂安山齋叢書

帝丁顯狀以城示吉決出以大吉指于午繼未頌自必

祖轉禍入吉凶率多繼于逆卦遂毀泰之失其禍曰

楊守業傳

楊守業字君愛合肥人也幼穎悟絕倫讀書不成棄去學

卦理於杭州張明陽明陽者高士也其卦不以著不以龜

不以瓦不以金錢不宗三易不主三兆不祖八命以竹木

為筮六禱而擲之定八卦分六神布十二支辨陰陽聖察

五行生剋之理以斷人吉凶罔不驗吳人呼為明陽卦守

業盡得其道遂以張為姓其占更神巢人鮑某素封家也

延之間遊庠蓋已舉府縣案首矣守業曰是卦子不惟今

不能進且終身不能進巢人多非之後果然或以米舟利
息問守業曰八月初一日舟當爲官封去二年後方返僅
獲小利而已至期果爲有司執以載兵入都如期乃得還
巢湖聶姓者大賈也方販貨放舟卜之守業守業曰母動
動必沉破聶違之舟果破於湖濱宗陽宮將軍問家宅守
業曰今日午刻尊夫人必跌死至子刻方甦毋恐也及午
夫人果自岑樓墜地絕去已無氣矣至半夜復活守業性
孝事父母能盡道常自卜壽卦成泣告二親曰兒壽四十
八歲來歲當死不能奉二老以天年終奈何明年果死其
子朝元傳其術遊江淮間爲人卜亦多中云
外史氏曰予讀周禮古卜者有官皆隸宗伯使民知吉凶
趨避後世失之而流於野百家雜出而驗者鮮矣乃守業
竟能以卦理動一時出諸龜著之外可謂得授受之真傳
焉

叙事簡練與日者傳並讀覺此篇精采更出其上

江都門人

來自于
瑄評

雷溪外傳卷十一

江陰 陳鼎定九稿

目錄

苦節部

卓節婦

徐節婦

高節婦

龔節婦

江節婦汪氏

彭節婦

江節婦

王節婦

方節婦

李節婦

王節婦吳氏

盧節婦

陸氏三節婦

吳節婦

許節婦

汪節婦

許節婦張氏

張節婦王氏

汪節婦何氏

李節婦江氏

歙縣朱節婦

登萊節婦列傳

青州節婦列傳

無錫徐節婦

劉節婦譚氏

卞節婦

丹徒毛節婦

南昌金節婦

蔣節婦

宗節婦王氏

詹節婦

留溪外傳卷十一

苦節部下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卓節婦傳

節婦遼陽人卓炳妻也炳之先世居浙東至忠貞公建文
 朝與方孝孺諸先生同殉國難文皇惡之子孫遣戍遼陽
 至六世祖禮以軍功授廣寧衛指揮使禮生何何生文通
 皆襲指揮文通生汝立以明經授藍田令有異政致仕徙
 居江都而生天章歷官攝真定總兵左遷廣德叅將天章

生炳炳妻王氏卽節婦也性孝十歲遭亂父之才城破不屈死節婦求父屍不得號慟震天日三四絕家人力勸始解乃遍索得父舊巾幘於敝笥奉以爲尸事之如生每食必祭祭必哭哭必極哀而後休及筭歸炳以恭順稱舉四子炳卒於官節婦欲殉之念諸孤無託乃不死及孤稍長卽勤之學祈寒溽暑不少貸也家中落徙居錢塘長子爾堪以文鳴兩浙節婦喜曰是聊可慰先人於九原矣甲寅逆變浙以東皆受兵三韓郎廷相秉鉞往征師出杭州知其子材微爲從事或見逆勢凶沮之節婦曰丈夫生而懸弧矢者志在四方也今逆叛國爲亂正男子建立功名時何可勿往爾其勉之遂行旣而制府以其子知兵改授右路前鋒援勦三衢與賊對壘著有勞績逆平以母老辭歸奉養以終

外史氏曰卓氏世傳清白自忠貞公肇基也廣陵之難卓氏不肯受辱而死者七人其後又有節婦志在撫孤而苦節以死豈清白有種子哉不然何卓氏之多賢婦人也

徐節婦傳

節婦張氏浙江西安縣處士徐德超應科妻也幼溫淑沉
靜動止以禮自閑事父母能盡道年十五歸應科應科性
孝友能以色養二親待昆季有長枕大被風節婦體夫志
竭力奉舅姑處妯娌藹然鄉黨皆稱曰賢尤能相夫以義
脫簪珥治飲饌以款賓客未嘗或倦應科善病數臥牀席
節婦事之惟謹每遇病夜未嘗一解帶舉女子子一方七
齡男子子一甫十月而應科病篤堅執節婦手告之曰已

矣吾不能起矣吾所患者二老弱息及汝年少家貧其何以終節婦垂涕曰君毋遠慮也第以病爲念脫不諱二老弱息妾誓以死任決不負君也於是應科目瞑節婦哀慟幾不生旣葬善哭其夫無日不呼天號痛事舅姑益謹舅姑卒喪盡哀祭盡禮而愛孤如命曰先人僅此一塊肉吾安敢不慎乎孤一有疾卽泣禱于天曰未亾人不早從地下者以有此先人一綫耳天乎其祐我孤乎孤愈則喜形於色曰天不絕我先人矣孤稍長卽令就塾雖篤愛深而教之甚嚴風雨寒暑不少貸夜歸篝燈相對機杼聲與讀書聲相和應非涖漏不肯休旣長尤嚴其交遊浮薄子弟絕不使通以故門多長者轍節婦乃怡然謂家人曰吾得面目見先人于地下矣卒年五十七鹽漕御史賈公色聞之表其廬曰節孝

外史氏曰節婦鵠寡青年鶴歸白髮事衰老舅姑生死以禮撫綏綵弱息教養成立二十餘年拮据卒瘞無苦不嘗御史旌曰節孝誠不媿矣

高節婦傳

高節婦者金陵處士郭方湖女也幼恭順性孝父母珍愛之謹擇配得同邑高北樞仲子光甫光甫天性愿樸方湖一見器重之卽以女許字年十六歸光甫結縭之夕爲前朝天啓丙寅之臘十有六日越明日光甫疾作節婦含羞進湯藥迨八日竟不起節婦不知所爲躡踊哭屢絕姑徐哭其子並哭節婦之哭其子腸爲寸斷自是與姑同臥起守禮堅貞事姑勤摯迨已巳而姑徐疾篤節婦憂危稽顙

北辰請以身代已而姑卒哭又屢絕國人稱孝婦焉窀穸
後節婦煢煢高門別無依藉乃大歸于郭汎掃一室坐臥
其中屏華飾衣縞素花月不玩宴遊不與戚屬憐之從容
諷曰姑春秋盛何自苦節婦泣告曰一與之盟終身不改
况已醮乎孤嫠天也天可逃乎吾安吾天而已母陶知書
識大義委曲成其志偕寢處者三十餘年陶卒因獨處而
年踰艾矣康熙庚戌年六十諸名達聞其行義輒以頌章
揚於山左田蒙齋雯贈之以詩曰幽蘭生空谷不與眾草
芳郭家有好女不屑巾幘行十二工書史十三善蠶桑十
六及笄歸織練爲衣裳觀者夾道衢明珠錦襦襜孔雀飛
君屏華燭照君堂謂此百年歡恩愛兩不忘騎馬過門櫺
夫俯美清揚阿母辦中厨阿翁執壺觴吾家有好女吹簫
來鳳凰詰旦脩疾作斂衽進羹湯新婚未廟見娉媿施薄
妝忽驚白日墮哀號摧中腸唱隨纔兩夕不識姑與嫜侍
藥未周旬何論鴛與鴦而乃洗鉛朱栢舟誓相將夫婦情
不棄世豈乏共姜孰若郭家女結縭便參商於今六十年

大節凜冰霜俯觀江河流仰視浮雲翔丈夫生世間所重
在倫常至性託金石胡獨讓閨房濟南董默菴訥亦贈之
以詩曰夫人配偶纔旬日苦節於今四十年世上恩情生
死異乾坤獨讓女流賢其見重士大夫如此又二十年節
婦疾篤出簪珥服飾分結子侄奄然而逝乃合葬于光甫
之墓

外史氏曰霜雪風雨桑田滄海從容赴義較之慷慨殺身
者其難易且什伯也節婦閱歷者六十四年而完身以歸
可以愧夫事君父有二心者矣

何以對夫事皆父存一心皆矣

龔節婦傳

龔節婦江寧人前朝明威將軍王貴愚女也幼貞靜不苟言笑垂髫卽有女君子號及笄歸同邑龔長史仕學第四子彥結褵甫八月彥卽隨父任蜀道遇流賊父子不屈俱被害時節婦方娠旣而得男子家甚貧依母氏以女紅自食歲餘始知舅夫聲息號慟幾不生乃招魂爲葬矢志撫孤拮据卒茶備極艱苦姻婭有哀其無恃從容諷之他適者節婦泣告曰吾爲龔氏婦卽爲龔氏鬼耳况有兒可撫

兒在一日卽我命延一日何謂無恃乎諷者慚而止及孤
稍長卽課之學督責甚嚴雖祁寒盛暑未嘗少間每移鐙
相對女紅書卷達旦不息且舉止勗以方正曰爾無父之
子也不可不思所以自立稍不慎身名俱喪則未亡人無
以見先人於地下矣以故其孤弱冠卽成名士以詩文鳴
江左節婦性至孝兩弟遠宦冀蜀寡母年高乏養節婦奉
養惟謹未嘗少懈故里人又有女孝子之呼節婦好施予
家雖貧見姻戚有單寒者卽解衣衣之推食食之簪珥服
飾貧戚來假者莫不與或久而不歸亦未嘗求之也節婦
年至七十餘髮白復黑齒落更生康強無衰狀素奉浮屠
氏誦準提真言數十年不倦一夕呼其子孫告曰吾去矣
乃奄然而逝年八十 裕親王聞之旌其門曰節孝可風
外史氏曰王氏適龔半載餘耳夫歿矢志撫孤以孤爲存
亾茹藥飲水六十年而卒嗚呼不負女君子之號矣

江節婦汪氏傳

節婦汪氏歙縣江子亨妻也子亨先世居浙之開化至始祖汝剛宋時由進士授歙州牧遂家焉代有聞達汪亦望族與江世爲姻婭婦幼貞靜寡言笑動止以禮數歲家人見而卽憚之及笄歸子亨以恭順稱事舅姑孝待妯娌藹如也子亨以疾卒婦哀痛欲死以遺孤無託家人力勸始勉活及舅姑卒喪盡哀祭盡誠孤稍長卽勤之學丙夜遙遙一燈相對女紅書卷相伴達曙卽祈寒溽暑未嘗輕假

既長尤謹其交遊非端人君子不使通曰汝無父兒也稍一失足流於不肖我他日何以見汝父地下乎及孤壯授室生孫且有長者風婦喜曰今而後吾可告無罪於先人矣卒年七十曾孫練如名諸生也哀會大母之苦節請於學使者以旌其門

外史氏曰古人有云殺身易立孤難觀江氏婦信哉夫以慈母身而兼嚴父責欲求其孤由正路之趨其用心非周
山陰縣志云及其勤誦讀慎交遊不敢須臾或解也嗚呼難哉余聞節婦撫繡綵一孤延及四世孫至數十餘人皆能業儒知文章豈非貞節之報歟

彭節婦傳

彭節婦興化人前朝戶部侍郎楊果之孫女處士楊思谿之女也母唐氏於萬曆戊申十月生節婦幼有令儀讀書通大義年十四歸同邑彭璧廷事舅姑以孝聞璧廷先世居蘇州大父某教授興化因家焉節婦舉男子子二俱殤禱於大士而生季子灤灤生而穎異然幼善病病輒累月復禱於神神告曰是兒出家則壽乃送灤投容止禪師爲沙彌其師祖大威者天童密和尚下尊宿也而璧廷夫婦

亦棄儒從學浮屠氏未幾璧廷以疾卒節婦哭之失聲欲
從死左右力勸之始免甲申京師陷節婦聞李賊篡皇帝
位大慟曰嗟乎吾侍郎之孫處士之女世受皇家恩何忍
戴髮含齒而爲賊百姓耶遂薙染爲尼名寂弘字聞止號
悅可卽從自覺禪師受具足戒遍叅諸山弘覺恣箸菴問
深器之遂於海陵之圍菴擁獅子座作女法王說法王法
四方善女人聞風來集者以百計而大江以北皆稱女菩
薩出世焉是時其子灤亦得法吳江報恩浮石賢和尚還
鄉奉母於江都之風化繼遷建隆迄今寂弘年九十矣灤
亦垂七十承歡膝下猶作嬰兒態云

外史氏曰有明以氣節養天下幾三百年國亾婦人女子
皆識君臣大義不屈自殺者難更僕數若節婦者不忍爲
賊百姓削髮爲尼逃之方外以示不臣嗚呼可以愧食祿
有二心者

江節婦傳

節婦魏氏泰州寧海鄉江一鵬妻也一鵬死節婦年二十有六遺孤一甫數歲二女已嫁諸叔皆暴或磨豆為糜幼孤無所知誤碎其腐叔恚謬握劃腐刃擬兒頭如屠豕狀兒竟怖死節婦以是欲與叔甘心姑尼之不得行而仇叔益深諸叔患節婦之逼也欲奪其志度不可乃陰許袁氏而使強劫之一夕節婦出戶抱薪草間伏多人遽拽之升車節婦大聲疾呼途遇有力者奪歸於徐貞徐貞者節婦

次婿也節婦固有長女爲黃氏婦乙酉夏亂軍掠其室殺黃氏子并殺其舅姑黃氏婦亟呼其姑曰有死不可辱遂投池皆死節婦孤兒旣怖死長女復死于兵諸叔耽耽無家可歸至是遂依貞諸叔用秀才徐元吉謀佯爲許置後必反江氏節婦不可元吉謬語陸九棘九棘長者不知其詐遂言於貞而歸之是夕諸叔復劫以與袁氏節婦自斃其面血濡縷出且哭且詈而狂且無人理縛節婦於牀欲犯之節婦忿嚙其肉不置袁恚則用大挺擊之節婦誓死不從袁知不可仍以歸於江諸叔反賂袁使挾去節婦遂不食垂死元吉謀廢節婦爲尼節婦希免強暴佯諾之旣得脫不肯斷髮乃使貞理於官悉逮治之元吉當公庭猶毀節婦剛急不宜其家同知孫某折之曰非剛腸人烏能烈烈轟轟如此耶如生言且瀾倒矣元吉語塞令貞迎養以終老沒年八十六與一鵬同穴焉

外史氏曰亂離以來江南北婦人女子抗志蹈白刃而不悔者所在多有若節婦兩行多露而不濡卒爲完人可謂

立志如山者矣長女亦不受辱投水而死芝草信有本哉

王節婦傳

王節婦江寧孫氏女溧水王可恩妻也幼端重寡言笑有古淑媛風及笄歸可恩以德言工貌聞三黨可恩素輕財尚俠常索節婦簪珥以周急不惟無難色且生歡喜心曰吾夫子能行善也崇禎庚辰歲饑溧水尤甚人爭食草根樹皮殆盡死亾相枕藉少壯皆棄所在去時其家素封節婦慨然謂夫曰閭里困矣吾家得居貨而飽暖者天也貨不可私天不可負私貨則怨讟與負天則災咎至不如亟

賑於是可恩盡其有以散之邑中得活者無算節婦舉一子而可恩卒卽長齋繡佛志在立孤順治丁酉溧水復饑鄉黨私相謂曰可恩旣沒無復活我輩者矣已矣長爲溝壑鬼矣節婦聞之愀然曰是吾先人之憂也吾家幸不貧猶可爲也吾未亡人敢有二心以墮先人之志哉乃命其子發積以賑邑之人得保全者又無算其子名之綵早卒遺三孫伯開泰仲開晉季開明節婦撫之成立俱授室康熙己未溧水又大饑節婦集諸孫告曰曩歲凶子大父以一人之身傾囊橐濟一鄉後爾父亦能承爾祖志不敢委今爾三人各有業而坐視桑梓餒不亦異夫爾祖爾父乎於是諸孫亦發儲以賑節婦旣老善病仲孫婦徐割股療之者凡四嗣後伯孫妾亦割股療之諸婦忘其痛以孝其祖皆積德之報也年八十五忽一日謂家人曰三日後天晴我其逝矣至期合掌而化里人湯行甫馬寅公平生不輕許人善及聞節婦死爲之喟然曰王氏之母可風矣外史氏曰今之人莫不愛金如命擁貲百萬者欲其慷慨

一金惠貧乏不可得也孫氏三遇荒而三散家財以濟可謂女中俠丈夫豈僅以節義著哉

之善以四備終身終妾亦隨如寒之蓄誠忘其贏以孝其
以其善終亦終以親道誠謂其善誠中終誠令隨如寒
今爾三人各育業而坐臥桑梓贈不亦異夫爾既爾父平
一人之其則囊囊一旅尚爾父亦指承爾而志不始

方節婦列傳

節婦程氏新安諸生方爾駮妻也爾駮篤學以攻苦故得
疾早卒婦年二十二即欲殉夫以子幼姑老無所託乃勉
活家貧力織紉以供姑歲饑斗米值一貫婦晝夜勤作日
買米數合炊粥饍姑食子已則煮藜藿雜糠粃以為食姑
喪無立錫地又無伯季可恃乃携子依母家苦節垂五十
年而卒鄭氏者同邑呂光惠妻也光惠亦以力學得疾早
卒婦年二十許家貧遺孤方半歲伯季又喪妯娌俱去室

煢煢一身力作以供舅姑舅老且瞽姑又多病嘗經年牀
第婦勤浣濯侍湯藥晝夜無間舅姑歿拮据殯葬六年喪
哭無虛日以故未四十而髮皓然齒牙盡脫若六七十者
孤成立娶妻生三孫而節婦歿年八十六太守曹鼎望表
其廬曰苦節

外史氏曰余讀兩節婦傳不禁潸然出涕悲兩婦夫喪之
日旣無期功強近之親可以屬目又乏甌石穀粟之儲可
以取給而上有衰老舅姑下有襁褓弱息乃一手足之拮
据送老字孤以至成立嗚呼淒風酸雨之苦想一日如一
年矣

李節婦傳

李節婦張氏真州人幼聰慧讀書過目輒記憶垂髫通經史明大義每覽古今節烈傳記卽低徊慷慨欣羨不已及笄事吉水李生李侗儻有茂才嘗於燈下與節婦品題今古人物節婦抉微推隱悉中肯綮李大悅曰卿真有心人可擔名教也及論史道鄰瞿稼軒兩先生殉難事節婦則嗚咽吞聲垂涕不休識者知其他日必能砥節頽流後李知高郵州卒於官以節婦無出遺命他適節婦泣曰吾生

用一器臥一榻尚欲終身不易况從一之義而敢隕越乎
家人携喪歸節婦卽對櫬祝髮爲尼名儕字浮海先叅三
仙賢有省歷叅天童報恩俱有機契後得法於法音溱住
廣陵曇現四方皈依者星馳雲集儕肅如也嘗作偈示衆
云學道應須達正音道源會不隔微塵當知一切衆生界
卽是如來正法輪吏部孫孝則最嘉歎之初儕叅師師性
嚴稍不合輒提杖痛撻流血者屢或勸他往荅曰若一味
說好話恐悞我前程耳卒不去同門學者無出其右云松
江倪永清選詩若干篇入詩最

外史氏曰當節婦從夫論今古時已具不可奪之志矣夫
亡卽皈空王較之馬上琵琶輕彈別調者豈非天壤之隔
哉

王節婦傳

王節婦吳氏鹽城人幼有至性事二親以孝又能以禮自
閑沉默貞靜舉止不苟數歲家人咸以成人待之毋敢忽
也及笄歸同邑王生完五生尚氣節慷慨好友遠近豪俊
之士皆樂與交婦往往脫簪珥截髮沽酒以款賓客未嘗
或懈甲申國變淮以南大亂王生卽與里中少年孫曜生
諸生司石磐孫光烈厲豫輩起義海濱計圖恢復婦父彭
字春寰爲一軍冠軍湯亦援枹以從明年大戰鹽邑東郊

兵敗石磐光烈豫俱死之曜生遁爲僧王生偕婦變姓名奉彭夫婦入深山結茅插竹爲居緝蠶捆屨自給意將終老草莽無志人間世矣未幾彭夫婦以疾卒而完五亦患疾節婦侍湯藥伺飲食晝夕不安枕席每夜叩天禱告願以身代而完五竟不能瘳易箆時謂婦曰亂離以來吾家死亡殆盡旣無叔伯終鮮兄弟汝與吾逃命至此土無立錫屋無片瓦瓶罄籽粒若何以苟延不如早自爲計毋徒自苦也言訖而歿節婦號痛幾絕旣葬卽截髮爲尼名超清號皓月閉戶潛修多善行卒以佛法顯而老云

外史氏曰明亡士大夫恥事二姓者多歸于僧女子恥事二姓者多歸于尼嗟乎僧與尼豈得已而爲之哉良以一失其身萬事瓦裂故借空門爲全身計耳推其心亦可憫也已

盧節婦傳

節婦王氏鑲黃旗人工部椽盧崇學妻也幼端莊貞靜事
二親以孝及笄歸崇學操井曰勤女紅事舅姑能盡道舅
姑稱之曰孝久之三黨俱不聞其舅姑言年十九崇學以
疾卒節婦哀號痛哭志欲殉夫旣而悔之曰吾方有身倘
邀天幸得舉男子續夫子祀不幸而舉女子從夫子地下
未晚也何遽死爲乃不死旣葬日夜號泣呼天而禱曰天
乎哀先人爲善而無後俾我生子願勿餒我先鬼也未數

月果舉一男子子節婦撫孤垂涕曰嗟乎汝何不辰而背父以生乎於是與孤相倚爲命孤五歲卽延師教之命名曰承德冀其成立以承先德也雖愛之深而誨之甚嚴視聽言動必規以正每夜篝燈鍼繭必令孤侍讀少怠卽厲聲責之曰汝無父孤也奈何不勤學承先人志而一心爲鴻鵠將至者豈學問之道哉至孤頓首謝過然後已後孤果能以文鳴節婦善持家閭以內肅然而經營井井積累數千金鄉黨有女丈夫之稱焉卒年五十有一

外史氏曰節婦撫遺腹孤積累數千金以貽而又教以文

學顯男子之所難婦人爲之易不媿女丈夫之稱矣

古勁老練出入班馬縱橫左穀大非時輩所能道隻字

者也

新安心齋張潮

陸氏三節婦傳

陸氏三節婦者山陽陸尚禮妻周氏子天福婦項氏孫世卿婦趙氏也周氏年十四歸尚禮舉二子長天福方三歲季天祚方一歲而尚禮卒周二十一歲矢志撫孤拮据卒瘠者二十年而孤成立天福娶項氏未幾而天福卒無出周哀項之無依也命之嫁項泣曰忠臣不執贄二姓之君好婦不褻體二姓之夫兒願白首事姑以終老無二心焉不然敢請死姑乃許之天祚舉子世卿而夫婦俱歿項卽

撫之世卿年十八娶趙氏趙氏性貞淑通女訓女誠諸書事祖姑姑甚謹舉子樞方七閱月而世卿卒趙年十九矢志不二於是三嫠婦一堂少者哭其夫壯者哭其子老者哭其孫聲徹於野聞者欲泣三嫠婦共勤女紅力織紉又二十餘年而孤立娶婦生孫男主曾孫男七周年九十八項年八十九趙年九十六而卒郡守表其閭曰三世冰霜外史氏曰陸氏三代相繼青年喪夫撫呱呱兒以至成立歷八九十歲而死嗟呼六七十之淒風苦雨凍雪寒霜甘之如飴可謂女中鐵丈夫矣

大節婦歙縣人文學鄭驪次女也天性孝母病薦餅股愈

之又病又割如是者五割而五愈母病及并字同邑吳允

小事夫子以無違稱年十九舉男子一而允中歿婦既喪

人家貧無甌石儲上乏舅姑中鮮伯叔撫一歲孤乳乳無

所依因歸父母倚居宣城終夫喪哀痛如一日父年壽其

少歿

甘之收論可謂文中論丈夫矣

吳節婦列傳

吳節婦歙縣人文學鄭驪次女也天性孝母病篤割股愈之又病又割如是者五割而五愈母病及笄字同邑吳允中事夫子以無違稱年十九舉男子一而允中歿婦既喪夫家貧無甌石儲上乏舅姑中鮮伯叔撫一歲孤孑孑無所依因歸父母僑居宣城終夫喪哀痛如一日父母憐其少微諷他適婦涕泣拒之曰兒幼遵父訓嫻禮義有死無二也吾姊無出尚操貞白以終况吾尚有弱息敢不黽勉

從一之志乎遂不食者二日族伯安國妻胡氏聞之曰此
吾門之光也夜遣人迎之歸遂得撫孤完節以終先是婦
族姊適允中族名明諫者亦舉一子未暮而明諫客揚州
死於難婦年二十二家貧不能舁輓乃徒步至揚焚夫骸
骨負之歸歸土以葬撫孤子勤女紅以教養成成人苦節四
十五年而卒以昔正儲而王愈母亦以苦字同呂吳次
外史氏曰禮義出於富貴之家卽聖人爲政亦必富而後
教也乃吳婦兩鄭氏皆一貧如洗竟能操節撫孤嗟乎其
吞辛酸茹荼苦者不知其幾何矣

許節婦列傳

許節婦靳氏江都人也幼貞淑歸於許以婉順稱舉子二
長歲三季歲一而夫卒家極貧矢志撫孤姻婭皆難之婦
欣然弗憂也晝夜勤女紅以給歲凶石粟值數緡婦力作
不足食鄰里皆爲憂諷之嫁婦艱然曰餓死命也吾安吾
命而已毋煩諸親重慮於是諷者慚而止康熙壬申冬

朝命明相國擇旗人女於吳越備

太子後宮與民女無涉也維揚無賴子弟未娶者布流言云

采民家女每一女必擇寡婦人二偕行合郡沸然大懼有
女者悉遣嫁寡婦人再醮惟恐不速也婦立志以死伏利
刃衣間俟遣行卽自殺旣而知事誕乃已今二子俱弱冠
能出力養婦喜曰吾可以得始終矣其先有程節婦者歛
州程懋衡妻也僑居江都甲申國變懋衡聞思陵崩毀巾
衫焚筆硯長號不食七日而死婦矢志撫孤家貧值歲凶
力作以養舅姑訓三子皆成立人以爲夫義婦節云
外史氏曰二氏夫亾煢煢一身赤手撫孤當凶歲值沸騰
若志稍游移未有不破甑者矣嗚呼賢哉

即婦歛縣西臨河里程端女同邑嚴鎮里之歐妻也幼
溫恭淑順性孝事父母能盡道
恭順稱無何幼叔殤舅歿於吳門姑極憐其子後哀止去
衣不欲生婦悼之婉轉諷勸者以百數乃得解脫而室遭
火乃依於外氏之舅以貧故負米以供其母母患蕪湖覆水

乃衣間候進行即自殺既而知事...
能以方善婦喜曰吾可以得始終矣其夫有疾...
州程...
長號不食七日而死婦...
苦志能...
不婚...
賀...
汪節婦傳

汪節婦傳

節婦歙縣西臨河里程瑞女同邑巖鎮里汪之鳳妻也幼
溫恭淑順性孝事父母能盡道年十六歸之鳳奉舅姑以
恭順稱無何幼叔殤舅歿於吳門姑程傷其子復哀其夫
幾不欲生婦悼之婉轉諷勸者以百數乃得解既而室遭
火乃依於外氏之鳳以貧故負米以供母舟渡蕪湖覆水
死訃聞婦撫膺長號曰天乎卒不佑我汪宗耶誓欲與夫
俱逝念姑老遺孤方六歲六世單傳宗祧所恃無可託者

乃勉活然家益困婦晝夜緝績勤女紅以爲日給每忍飢寒而奉姑甘旨未嘗或缺也久之業微振孤稍長卽命往扶舅櫬歸并三世喪未入土者皆營葬焉姑歿哭盡哀祭盡誠鄉黨皆以孝婦稱之其訓孤也以義方故孤所交皆長者浮薄子弟不敢輕造其廬焉孤壯爲之昏舉孫男三今節婦年六十八矣康強如壯時當事稔知皆旌以節孝而載入邑乘焉

外史氏曰汪與程皆新安閭閻家也世爲婚姻汪氏三世婦皆程氏女俱發祖姑年二十六而祖翁喪卽屏鉛華矢志守節時家豐獨處一樓不下階者三十餘年而歿姑亦舅先卒鵠寡四十餘年而歿至節婦年二十七而遭夫喪奉班白衰姑撫繯縲弱息迄今亦已四十餘年矣吾聞家有婦德者後必昌其子孫將大顯於世乎

官制遺傳受心官其子系名才真今世平

奉班白衰故無懸絲願息交今亦日四十翁年矣吾聞家
貞夫卒歸寡四十翁年而歿至翁年二十士而歿夫喪
志守節執家豐饒一歎不可割者三十翁年而歿故亦
敬皆歎凡文財幾斷故年二十六而歿餘妻唱風餘華夫

許節婦張氏傳

許節婦張氏江寧許國柱妻也幼溫淑有至性及笄歸國
柱以恭順稱事舅姑以孝聞國柱多病嘗臥牀第室中落
薪水不敷婦日勤緝績以供舅姑甘旨夜不解衣以事良
人湯藥不交睫者經旬累月無怠色及夫歿號慟不欲生
念舅姑衰老遺孤幼穉無期功強近之親可藉故勉活然
三年之喪無日不痛哭其夫也鄰里聞之多傷心垂涕焉
後每遇忌辰設奠悲哀至老如初喪之日以婦道兼子職

待舅七年而舅歿又四年而姑亾喪葬皆成禮拮据卒瘞
無苦不嘗而婦甘之如飴舅姑既歿舉目無親遂携孤依
母氏獨處一室足不出戶卽煙燹罕望見其顏色婦性嚴
厲言笑不輕假孤稍長卽勤之學訓以義方曰若無父兒
矣賢則不媿寡婦子不賢則先人地下端端不安我味亾
人他日何以相見冥冥耶以故其孤所與遊者皆端人入
成均以文行稱云

外史氏曰吾友穆士熹與其孤士傑垂髫交也嘗云節婦
夫亾家道零落勤女工以恪事舅姑克盡子道俾白髮高
堂忘其失子之苦四十餘年吞聲咽淚撫孱弱穉孤而至
成立可稱節且孝矣

吾友之母家無甌石儲咽糠茹茶操針黹以訓子成立
至蜚聲僻雍皆予自覩得先生文以傳之可不朽矣

左穆履安

夫立河海而日卷矣

望恣其夫年之苦四十翁年吞葷即死無氣與軀底而至

夫山家遠寒苦健文工以神事員故其盡于歲與白髮高

張節婦王氏傳

節婦王氏鄖陽總兵官張士元子明威將軍張國泰妻也

遼陽人幼性孝七八歲即知事親之道婉容愉色儼然一

孝子焉讀書通列女傳及女史諸書及笄端莊貞靜言笑

不苟動止輒以禮自持有古淑媛風歸國泰以恭順聞於

三黨事舅姑尤能盡孝奉匱盥進飲食必恭必敬毋敢少

怠舅姑深愛之無何國泰疾作婦侍湯藥晝夜無間疾篤

稽顙禱天求以身代竟不能愈而卒婦呼天號痛求死殉

夫不食者數日夕舅姑力勸之不能解至垂涕告曰二老
深痛吾兒之不幸也幸新婦賢庶幾朝夕倚之以慰衰暮
今汝若死是重二老之悲矣於是婦乃勉飯然無日不哭
其夫也既葬依依膝下事舅姑益恭一飲一食不親治不
敢率進其於姑也痾瘵尤切如子於母舅姑終憐其年少
無出從容諷之醮婦泣曰寧有累代簪纓之婦而復有他
志耶誓死不從姑歿大歸母氏長齋繡佛不出戶庭垂四
十餘年矣

外史氏曰節婦幼事父母長事舅姑皆以孝稱則今世不
多覩者矣夫歿無出矢志栢舟歷數十年如一日又以節
著嗚呼可謂賢婦人矣

汪節婦何氏傳

汪節婦何氏歙縣杲山人也幼貞淑有至性及笄歸於汪以無違稱更宜其姑舉一子方待哺而夫卒家貧姑老無所藉婦矢志字節勤女紅以資雪霜風雨一燈相照午夜迢迢對影泣血所親哀之從容諷之醮者數婦垂涕謝曰婦道從一而死有子則守吾將與孤俱存亡矣諷者乃輟數年以來內迫餽粥外急催科婦以十指應之乃至掌拚爪秃每遇陰霾節節酸痛姻婭聞而悲之孤稍長即勤之

學命名嘉樹訓以義方孤性孝善承母志攻苦讀書每與人言及母輒泣然泣下年少卽以詩鳴江左一時交遊皆知名士同邑王鹿田煒贈其母詩曰吾鄉汪節母重義心百折此身可消殞此志難玷缺有子方待哺有姑頂如雪蒸嘗與徵呼所需何迫切孀閨勤夜紅對影徒泣血遂令十指攣爪甲半磨滅至今每陰雨裡處痛疑截見者爲酸鼻談者爲悲結此志旣以申此身比金鐵永使流芳徽他時報泉穴同坐鄭破水晉德亦貽以詩曰翠栢生空山枝幹挺百尺霜雪歷年深苦性透堅石嗟哉汪氏母茶蓼寸心集一從失所天日月爲跼躅撫此膝下兒飲淚度朝夕和胆攻夜嘗凝灰畫枯荻一芹與半菽茫茫無倚藉性命延饗飡皆賴此績緝終歲劬以勞坐令傷百脉卽今垂老年十指攣不直平生冰蘖懷朗日中天赤見子成令名文彩頗奕奕相逢漢水濱寤寐少歡懌我爲令子言報親有至策立身在古處以此答罔極

外史氏曰汪氏婦貧而守節誠良苦矣上有白髮姑以待

養生送死下有黃口子以仰撫字成立宜乎手胼指攣而筋枯血槁也嗟乎聞者且欲悲况當身處之哉

節母荼苦守志乃至指攣爪秃勝於斷臂割鼻之烈所

以得賢子之報又得外史氏之傳可不朽矣

儀真慎言

李節婦江氏傳

節婦新安國學江通女前朝乙丑科武進士李當瑞貳室也當瑞江寧人崇禎末爲廣西行都司妻胡道遠未偕有子歿當瑞欲求室舉子時江氏女隨父流寓桂林有淑慧聲乃具禮聘之歸庚寅舉一子佾國變當瑞義不事二姓棄官匿山中當事下令求之遂挈江氏逃入深箐染瘴癘臥病三年江氏晝夜不寐侍湯藥不怠病愈卽促當瑞還里事其嫡甚恭嫡亦愛之如同懷孤方六歲而當瑞病故

江氏欲自殺以殉嫡泣告曰吾年老藉若撫茲藐孤奈何欲死孤其誰字乎是欲斬先人之後而速填我於溝壑也江氏乃不死卽矢志撫孤其教孤也以義方一步一趨不中程墨卽撻之流血課讀非深漏不肯休每孤自外歸卽令去衣裳舉燈遍照恐其嬉戲有傷先人遺體也其嚴謹如此初節婦夫亡姻婭有利其產者欲逼之嫁節婦大怒淬刃願與之同死乃已

外史氏曰節婦夫亡年才二十餘撫藐孤而矢志守節逼之者卽以利刃相從烈婦人亦可畏哉嗟乎匹夫不可奪志也卽匹婦之志旣定亦豈可奪也哉

歙縣朱節婦傳

節婦江右梓溪里劉氏女歙縣徽國公十六世孫朱明陽妻也幼端莊貞淑舉止不苟有至性事二親以道及笄歸明陽以無違稱其事姑尤能盡孝姑性嚴急左右承事者率不能稱旨婦婉轉懇勸惟恭惟慎卽一步一趨必小心翼翼姑大悅愛若已出時明陽業鹽筴徙居江都歲乙酉我兵圍揚州百姓皆城守不肯降城破明陽率二子戰死婦偕三孤二女匿外縣得免及大定歸而故業蕩盡婦又

生遺腹一子八口之家貧無以資遺孤方垂髫販滷以給
不足節婦操織紉勤緝統篤女工助之無何有無藉子窺
節婦尚有薄產賡券來索不應訟之官欲以勢迫節婦大
怒曰吾寡婦孤兒所藉者此耳奈何欲肆鯨鯢之志而張
吞噬之計耶是欲置我母子於溝壑也誓不與之俱生乃
親詣吏哭愬其冤事得白節婦茹荼飲藥撫四孤皆成立
諸孫濟濟有以文學顯者卒年八十八
外史氏曰亂離以來故家大族皆破產亡業婦人女子不
能自守者比比矣乃節婦撫四孤成立二女出字飲水茹
藥者數十年而卒嗚呼可謂女中英俊矣

登萊東昌節婦列傳

節婦王氏招遠縣劉業妻也年十五結褵甫半載而業亾
家貧勤緝績以給未三載而舅姑相繼歿婦拮据殯葬撫
遺腹孤成立年九十六而卒黃縣王士美妻諸生李曰樸
女也年二十四而寡無子依母氏守節七十三年而歿萊
州掖縣諸生蔡凌霄妻釋丕劉爾陶女也年十八而夫故
守節七十二年而歿東昌博平劉炳貞妻逸氏年十八夫
亾守節至九十二歲而歿館陶汪文舉妻劉氏有淑德夫

婦相敬如賓崇禎戊寅遭亂文舉操戈格鬪不勝死婦年
二十五遺孤方一齡家貧晝夜紡績以佐炊事舅姑甚恭
未幾舅亡竭力殯葬姑復盲婦視之如嬰兒敬之如鬼神
守節五十八年壽八十三而卒清平諸生韓淇妻陳氏性
婉順戊寅淇亦死於亂婦年二十七家極貧蠶績治生上
養衰老下課幼孤成立遊泮守節五十八年而歿同邑刑
氏劉銓妻也年十九守節撫孤卒年七十七同里于氏諸
生張九卿妻年十九而寡撫遺腹孤至遊泮守節五十年
而歿

外史氏曰予奔走山左者二載得節婦四十一人質之其
里父老皆曰始終如一白璧無瑕者也故爲傳

嚴寒矢衣婦解絮衣衣姑自着單衣行水雪中姑一日不

里父老皆曰欲絲收一白髮無非昔也姑為辭
伏曳刃曰子奔去山空皆二薄野消融四十一人贊之其
而歟

青州節婦列傳

杜節婦江南上元縣諸生呂紀青之女青州府莒州杜李
妻也年二十六李故矢志守節遇亂辟難山中姑年七十
嚴寒失衣婦解絮衣衣姑自着單衣行冰雪中姑三日不
得食割腿肉烹以奉之乃得活姑疾篤祈天請代誠格復
愈年九十以上壽終呂撫藐孤至成立生九孫卒年八十
六臨淄節婦宋氏胡瀾妻也崇禎庚辰遇亂瀾負母逃難
遇賊舍身救母被害婦年二十二號泣走山中求屍歸葬

撫孤成立奉姑終老年七十五而歿壽光節婦王氏李應
明妻年十九夫亾撫遺腹孤遊庠壽八十三而卒安丘節
婦周氏王道芳妻也有至性事舅姑甚恭年二十九而道
芳病故矢志守節食貧教子成立入庠年七十而歿其子
詳事母亦孝母故哀毀骨立幾至傷生盡棄其產以葬廬
墓六年而反益都節婦諸生王化雨女邑宰翟鳳艇妻也
年十七昏甫九閱月而夫亾事姑甚孝守節至八十九歲
而卒

外史氏曰五節婦夫亾守志字其穉孤奉其衰老以孝以
慈可稱女中丈夫矣

劉節婦譚氏傳

節婦譚氏無錫處士劉允詳妻也允詳父早卒事母甚孝婦善體夫志奉姑甚恭姑愛之若已出舉一子一女甫脫襁褓而允詳卽得疾卧牀第者經年婦晝夜不寢侍湯藥扶卧起祈天禱神無所不至薄產爲之一空而允詳竟不得愈遂卒時婦年二十有七絕粒不欲生旣而念姑老子幼三黨無可藉者乃強進食殯殮之餘而室無甌石儲矣婦矢志撫孤勤繹績勞女紅以資生老弱皆仰食雖祁寒

盛暑機杼之聲不少休也或憐之以他言諷者節婦輒大怒不顧而唾姑卒葬祭皆竭蹶以成禮每於凄風苦雨時痛念亾人母子相對啼泣於空幃聞者欲涕其或竟夜長號淚盡繼血以故年甫四十餘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若六七十者子長爲之昏女笄爲之歸皆出節婦十指所拮据無他藉焉邑父母吳留村與祚聞之表其間曰勁節流芳卒年五十有三

外史氏曰節婦青年喪夫上事自髮姑下育齧齧子內無餅糲積外鮮姻婭助以織紉之力而養生送死故未老而形神憔悴精血枯槁以歿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其譚氏也耶

節婦有二有夫歿而相從泉下者有撫孤而苦志終年者嗚呼孰難孰易耶得先生文足以不朽矣

素蓮董
欲翔

無錫徐節婦傳

無錫徐節婦姓吳氏揚名鄉世農夫徐敬溪之孫媳也年十六歸於徐事舅姑及祖翁甚孝明年舅姑相繼亾又明年夫卒婦方有身患傷之不敢哀冀生子以延宗祀也既而舉男子子婦大喜曰幸哉徐祀不斬矣視兒如命兒多病每病婦輒叩頭流血泣禱天地求默佑兒久之兒竟病死婦大慟絕去者再不食求死家人力勸之婦曰婦人夫亾有子則守今既無子焉用守焉用守焉用生爲堅不肯

食敬溪患之垂涕以告曰嗟乎哀哉老年失子既又喪孫
煢煢一身傷心極矣所望者新婦相依耳新婦若朝以死
則我必夕以亾婦乃瞿然起勉進食以奉養祖翁爲已任
家極貧力織紝以供薪水晨昏定省視疾問安儼然孝子
之事父而敬溪亦竟忘喪子失孫之苦居數年敬溪死婦
哭之慟竭蹶營葬而餅罄囷恥矣僅存屋數椽而族之無
良者又睥睨之逼婦嫁婦乃謀之母氏別結一廬抱夫神
主以居而老

外史氏口衣冠素封家女子守志易得旌獎田舍婦旣無
厚賄賂以遺胥吏又乏賢子孫爲之表章湮沒無聞若徐
氏婦者衆矣嗟乎吾安得足遍天下盡節義而揚挖之哉
寫慘處天昏地黯寫節處岳撼山搖一贊尤極感慨之
致 欲翔董士位

姓
徐璣董士卦

真糾數天君此譴真贈與岳婦山辭一贊失跡淑班之
丸散香泉矣製平吾安得只鹹天下盡贈養而財其之特
真觀親以數晉吏又乞買于海爲之表章野文無聞若翁
似史丸口亦派素桂家女子守志具賢對樊田舍敬預無

卞節婦傳

節婦鎮江處士錢某女江都卞玉相妻也幼秉淑德有至
性事父母以孝聞及笄歸玉相以恭順稱奉舅姑能盡道
甫三歲玉相以病卒婦哀慟不欲生絕食累日姑泣語之
曰汝方有身倘藉天生男則汝夫不死矣奈何遽輕生乎
迺不死既而舉女子子婦又欲求死妯娌力勸乃已遂撫
姪塗爲嗣愛之如命女笄慎擇壻得諸生張元淑女又早
卒遺一甥婦撫之成立既長卽延明師訓之家貧禮其師

特至修贄必厚飲饌必豐常出典稱貸師所需無不卒辦
師性孝凡時鮮物母未食不敢嘗婦知之有所進卽遣善
走者先馳四十里送至師家旣返然後上師感之至泣下
節婦明大義性慷烈有丈夫槩每當大故家人稍不合禮
卽持論雄辯不少假歸於正乃已以是宗族姪姪皆畏之
輕財好義有以急難告者必傾篋濟之自奉甚儉飲食麤
糲多婢僕所不堪尋常甘脆未嘗適口魚肉厚味有故偶
嘗耳上以供師次飼其子與外孫下及羣婢而已節婦勤
苦至疾篤尚手女工自身而外筭無兼衣死之日搜一衣
一飾可付質者無有也卒年五十有八

外史氏曰節婦夫亾二十有二耳守志三十六年未嘗一
日逸亦未嘗一日不哭其夫拮据卒瘞誨其嗣以成立可
謂賢矣

毛節婦傳

節婦丹徒人前錦衣衛千戶唐朝璽之女孫同里毛一駒之妻也幼貞靜寡言笑舉止端方父母篤愛之嚴擇配得一駒一駒少穎異讀書一目數行下輒不忘年十三赴邑試邑侯拔冠童子軍文譽四沸唐氏乃以女許字焉既歸一駒能盡婦道善事舅姑待姻婭以和撫臧獲以慈內外皆稱之無間言也一駒得異人授天人之學棄舉子業隱居茅山白雲觀揣摹所授書常經年不歸婦內事姑嫜外

晉漢外傳 卷二
支門戶無巨細一力肩之舉男子子二女子子一而一駒
得疾早歿哀慟不欲生誓與夫俱去姻婭勸之曰二孤方
在襁褓若死誰其字之於是乃不死卽茹蔬不腥食矢志
撫孤家貧內乏餅壘之儲外鮮期功之助乳然一身以紡
績資生及二孤長從外傳節婦勤義方嚴課讀無少寬貸
也二十餘年而二孤成立授室生孫節婦怡然笑曰未亡
人可以報先人於地下矣邑父母鮑公聞之以節孝旌其

門卒年七十有八

外史氏曰節婦夫亡之時正在家道寒落之候內無儲蓄
外無援助乃藉一手一足之勞晝夜辛勤日無虛晷乃能
爲孤完娶數十餘年雞鳴風雨夜雪曉霜其經幾何凄苦
矣嗚呼豈非女中豪傑哉

矣豈知豈非女中真烈婦

爲所宗嬰媵十鎗平巖風雨外雷動其靈幾何妻苦
水無對娘以蘇一手一足之勞晝夜辛澁日無虛晷以謂
水史乃曰猶敬夫之之部五五家數寒茶之剋內無謂焉

南昌金節婦傳

節婦周氏南昌府豐城人金璉之妻也父祖皆素封家積
累數千金婦生而貞靜幽閒不苟言笑不愛華靡澹泊如
貧家女有女君子之風及笄適璉以恭順稱善事舅姑處
妯娌以睦內外皆稱之璉任俠好結納四方賢豪長者揮
數千金不惜尤喜周濟貧乏里中待以舉火者常數十家
用是家遂破鬱鬱以不得博施濟衆爲恨因早歿遺三孤
皆在縉祿外無期功爲之扶掖內乏應門爲之支持煢煢

一身蕭然四壁節婦矢志撫孤以紡績自給不足則常忍
餓以飽孤寒夜霜天一鐙相對以女紅爲務如是者十餘
年孤始成立長男以藝遊四方賢士大夫多與之往還孫
男三人皆力學婦怡然曰吾可以報先人於九原矣年七
十海內名公長者以詩文壽者數百家督學使者王誨存
式穀廉其實以節壽二字表其廬鄉人多榮之
外史氏曰節婦生於素封而適於素封及家道零落安之
如常至夫亡之時餅罄囁耻若不可一日存者乃矢志撫
孤伶仃萬狀而無悔心可謂賢女子矣

留溪外傳分編

江陰陳鼎定九著

蔣節婦丘氏傳

節婦宜興人前博士弟子員丘謙女幼嫻女訓通內則識詩書大義善事父母父母絕愛之謹擇耦得山亭後裔蔣氏子臨年少好學遂許字之及笄曰歸以共順稱年十八舉長子彪年二十一次子篋方在孕而臨以疾卒婦誓與夫偕亾其母沮之曰若死藐茲幼孤誰其字耶於是婦乃不死矢志撫孤未幾舉次子節婦奉而泣曰嗟乎天乎何日得汝兄弟成立而慰汝父於九原乎嗣因外家中落無

所藉乃就居繼姑於宣城繼姑性嚴急左右婢妾徃徃逢
怒節婦小心翼翼事之惟謹久之竟得其歡心而姑性亦
化和平左右俱得安矣姑歿所遺薄產僅供喪葬家益貧
饘粥不給節婦每夜女紅和熊訓子一燈遙遙漏盡乃休
如是者幾二十年兩孤得續家學節婦怡然歎曰噫余未
亾人可以告無媿於夫子矣節婦性端嚴言笑不苟甘淡
薄夫亾卽不茹腥平居足不踰閭三尺童子罕望見其顏
色歷四十餘年如一日當事皆以節孝表其廬

外史氏曰守節難矣而於貧家婦尤難蔣節婦夫亾撫齧
齷兒上奉難事之姑下當困窮之候淒風苦雨寒月曉霜
不知費幾許鏤心嘔血也噫守節難矣

宗節婦王氏傳

江陰陳鼎 定九

節婦涇縣落星潭王氏女宣城宗懿哲妻也幼有淑行舉止不苟言笑不妄父母皆愛之年十五歸於懿哲事夫子以恭奉舅姑以孝宛容愉色柔聲下氣得人子之道於是里中人皆曰宗氏有賢婦三黨煙姪莫不交相譽而爭羨之明年懿哲以攻苦故得不起疾轉輾牀第者累月婦侍湯藥晝夜無少怠而疾益劇乃求於神禱於天請以身代而疾不痊遂操利刃屠股肉雜藥以進而疾卒不愈遂歿

婦年十七哀痛絕食誓欲與夫偕去姑諭之曰汝方有身苟其誕男則良人不斬矣何可遽死乎婦乃不死又明年舉一男子子婦喜而泣曰予之不死可以無負良人矣遂茹蔬奉空王矢志撫孤舅喪姑復醮又喪若是者凡五節婦三十年間歷事五姑皆得其道其待孤甚嚴孤或步趨不謹卽泣而數之曰若無父之兒也苟其品行不端不齒於鄉黨吾有何面目見汝父於地下耶其方正如此郡縣

外史氏曰宗氏婦十七而喪所天矢志守節撫遺腹孤以

至成立可謂不負良人矣爲人臣者能若是豈非忠貞報國者乎

國春平

至烈立可隨不負其人矣為人用者謂其具豈非忠貞難
求也刃曰宗刃歲十卜而妻視天決志守節無虧則以

詹節婦傳

節婦浙江建德人郡學士舍生夏有人女也幼端莊貞靜
不苟言笑有至性稍長通女訓女誠女史諸書母柴早歿
事繼母王甚孝遂得母歡畀以家政乃得卵翼弟妹以成
及笄字同邑博士弟子員詹開禧以恭順稱奉舅姑尤盡
道三黨皆嘖也謂詹氏得賢婦有婦德者其後必昌詹氏
其奕葉乎既而開禧得危疾藥罔効醫者皆束手婦禱天
求代割股肉雜藥以進乃瘳又二年而始歿婦哀痛不欲

生姻婭力勸乃止遂矢志撫孤丸熊畫荻竭心血以教其
後長子嗣祿康熙丁卯登賢書癸未成進士次子嗣業以
明經通籍皆著聲焉初甲寅閩逆變浙上游諸郡皆被賊
節婦流離播遷家遂中落亂定復殫力經營每躬自操作
與婢妾同甘苦夜或膏火不繼則從暗室中假坐片時乃
就寢數年漸豐裕舅惟聖以名進士督江右學秩滿將還
籍節婦患故居隘不足容遂營廣室以待舅歸色甚喜及
舅歿四方賢豪長者弔唁接踵卒得以成禮庶姑張無出
青年矢節待以加禮出千金佐其私用厚卹其昆季以安
其志從伯麟禧值中落歲餽薪水以供及歿撫其二子如
已出喪塋婚媾悉力營辦母氏三喪未舉卽爲卜地安之
窀穸王印周姑之弟也歿於京師卽遣人護喪還塋遺孤
存卹不遺餘力稍長延師課讀并爲聘娶宋茂才曾祖姑
之族也家貧爲代償營負娶婦假居資之糊口節婦天性
好善每歲春夏交輒出廩穀分給諸親黨貧乏者一遇歲
凶尤加軫卹壬戌嚴郡大水施米賑粥城中活者甚衆癸

亥歲凶米值大昂乃市米會城減價出糶丙寅災乙亥又
災皆煮糜以賑令家人肩挑桶挈分送通城陋巷窮民丙
子積雪經旬施棉衣以濟貧寒丁丑歲又凶出廩粟平糶
不足復從會城運米以佐嘗從母氏歸輿中見淮安皮商
凶金號泣道左召詢之知其金泛鬻子來也卽如數償之
以歸又嘗捐貲購石修城東路南關埠東湖壩各數百仞
并修郡學鄉賢祠設通津渡船四歲給工食每午日製藥
濟病中元例施孤貧鹽米死無所歸者施棺以殮及疾革
猶念城中大疫遣市藥會城以救療其生平凡姪姪瓜葛
以急來告者無不周不足輒脫簪珥以佐之若贖鬻子輓
嫁婦修橋梁捐陳租宥宿負動盈千百皆出其本志無些
微勉強故閭閻有女賢豪之稱然其爲善不矜惟恐人知
也及卒三黨匍匐來弔者莫不哭至失聲城內外數萬戶
聞者輒垂涕相謂曰噫孺人歿矣誰其卹我乎嗟歎之聲
不絕於道其於善不亦大矣

外史氏曰吾聞節婦歿時適當嚴郡大水民無不舉首疾

呼曰嗟乎天乎悲哉何奪我賢母之速而使我顛連無告
耶嗚呼非其爲善不真且切烏能至此乎節婦蓋古之賢
豪君子也豈直以節著者哉

留溪外傳卷十二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目錄

節烈部 上

徐烈婦

周烈婦

黃烈婦

牟烈婦

陳烈婦

楊烈婦

張烈婦

劉烈婦

洪烈婦

溫烈婦

施烈婦

胡烈婦汪氏

楊烈婦列傳

韓子瞻妾

蕭烈婦

涇陽烈婦

廖氏三烈婦

金烈婦

卞烈婦

丁烈婦

甘州三烈婦

遂安方烈婦

遂安方烈婦

遂安方烈婦

遂安方烈婦

遂安方烈婦

雷溪外傳卷十二節烈部上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徐烈婦傳

烈婦朱氏永康侯徐錫胤夫人也年十七寡無子屏絕鉛

華坐臥一小樓讀書兼工書法善鼓琴每月夜侍太夫人

撫絃一弄商音激楚聞者欲泣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賊陷

都城家人皆辟去保姆白夫人暨太夫人辟夫人歎曰吾

命婦也國破家亡速死為幸吾焉辟於是夫人奉廟主列

堂上積薪堂下取命服漬油服之太夫人北向坐夫人西
向坐命舉火須臾火發煙焰蔽庭太夫人倉皇欲起夫人
牽太夫人衣曰幸毋起引坐逼火而歿初夫人有婢四盆
慧夫人絕愛之教之琴書皆善將火揮之碎四人泣曰夫
人死婢子焉碎死請從死已而一婢於烈焰中忽若有物
拏之出擲諸隣家得不死亂定滄泣述其如此

外史氏曰烈皇后從皇帝殉社稷六宮嬪御效死恐後一
時節烈之盛前代無有也公卿士下逮庶人婦女子慷慨
自裁者所在多有而永康夫人爲尤烈焉嗚呼朝廷風化
之原信夫

周烈婦傳

周烈婦者湖北安陸郡烈士周化龍妻也姓孫氏幼端貞
適化龍以恭謹稱化龍少尚氣節崇禎甲戌流賊張憲忠
犯郡率鄉衆禦之戰沒於陣烈婦聞之卽欲自殺以殉旣
而思之曰夫子無嗣吾方有娠苟生一男以續禋祀吾亦
無媿不幸育女死未晚也遂不死賊退求化龍屍殮於室
志與同葬未幾舉男子子烈婦喜曰吾不死先人有後吾
不辱周氏矣其愛子也過於愛命稍長卽授之學命名曰

昌冀其昌大先人之志也而教之甚嚴每篝燈課讀雖漏
盡未常少借乙酉流賊爲我兵大敗竄走荆門大肆殺掠
烈婦家當孔道左右婢媪力勸之避曰吾先人骸骨在堂
吾去誰爲吾守吾當與先人骸骨俱存亾矣若等速行毋
我顧也翌日聲息益急烈婦知不免毀容以俟旣而賊至
操刀入室欲刦之去乃大罵觸棺而死

外史氏曰余曩遊安陸郡鍾祥諸生出邑乘示余載周烈
婦狀甚悉因詢之諸生歎曰明末楚蜀叠遭寇難各郡邑
銜壁操書開門迎賊者十居六七聞風挈妻子携金帛棄
城奔竄者十有三四求若孫氏死守夫骨與封疆俱存亾
者百無一二焉嗚呼節烈炳日月矣

正夫死而後死者再其病日益篤烈婦如何時棄身外日
動機絲木得一曰政意如姑者十有五年烈婦自裁
如婢昆季論以古臣古力

皆百無一二焉

姓李寬者十有三四來皆終身守夫骨與桂

尚學魁書開門此類十餘大小開風學庚午財金請

黃烈婦傳

黃烈婦東粵許慶公之女也幼許字閩中黃正夫年十七

正夫寢疾巫者言當娶婦以魘之則愈於是乃歸合衾之

夕正夫絕而復甦者再其病日益篤烈婦伺湯藥操井曰

勤機絲未嘗一日或怠如是者十有二年夫卒即欲自裁

妯娒昆季諭以姑在泣勸乃止然無日不痛哭其夫也服

滿又二年姑病篤烈婦七十晝夜侍側慤懃奉事雖漏盡

呼無不應及卒曰是可以從夫子地下矣遂縊死錫山布

晉書列女傳 卷十一
衣平漢英作文吊之畧曰想其十五來嬪伉儷十年應無
錦幄鴛鸞之好及廿六守志辛勤五載徒傷繡幃蘭蕙之
姿其辭甚悲讀者傷之

外史氏曰古人有云慷慨赴死匹夫易爲之也從容就義
惟知道之士能之許氏適病瘠而無怨甘勤苦而不辭終
以一死酬夫從容不迫可謂知道者矣

牟烈婦傳

牟烈婦李氏名玉弘貴州安順郡庠牟呈燦之妻也幼讀
書明大義善鼓琴不事紛華動靜守禮八歲卽以端莊稱
大父本深提督黔省烈婦隨任署中男婦數百人見之皆
敬畏會吳三桂反密約本深俱叛烈婦知之卽詣大父前
痛陳大義極言國恩深重負之不祥且吾祖位至提督
武臣盡階又欲何望耶若思分茅錫土爲子孫計莫若陽
爲賊許陰請於朝伺賊軍下楚卽勒兵扼吭與王師

首尾夾擊三桂必擒在朝廷必以其爵爵吾祖而富貴可世保矣否則徒自速亾耳奈本深蓄心已久又爲左右所持不用其言烈婦知必敗因母命竟自適牟氏事舅姑以孝待妯娌親族多謙讓無驕矜之色及三桂伏誅從逆家口例當籍沒至出嫁女律勿緣坐而烈婦以才貌故爲人覬覦陰入籍中牟生歷訴於官當事知其冤累爲申救烈婦知不免卽以死誓乃出其所有盡散家人至詩章文稿悉付之火曰母令卽君他日見之酸心也迨緹騎至訣別舅姑與夫偕行將抵會城之前夕於旅舍具酒酌夫曰妾與君緣盡茲夕矣幸滿飲爲別還家善事高堂好自珍重母以妾爲念也乃潛短刀於衣示之必死且曰妾聞忠臣不君二君烈婦不夫二夫妻旣委身於君豈肯覩顏二姓妾聞報卽欲一死明志死於家恐爲君累且不忍以慘狀令兩垂白見故遲忍至此耳明日乃妾絕命之日也遂相持滄泣達旦抵會城檄發新貴縣收繫烈婦肩輿至署抽伏刃自剄而死巡撫楊雍建憫其烈捐金助葬輓之以

詩曰從容就義古稱難誰識紅顏只笑看會見官衙明樹
節冰霜凜凜逼人寒寧謂佳人冒出奔孽緣還是祖遺孫
恐將夫壻污清白利刃臨岐和血吞先是除夕烈婦與夫
鼓琴三弄俱變哀聲旣而七絃皆絕乃瞿然起曰異哉疇
昔之夜妾夢山壓已不勝今琴絃盡絕得母有不祥乎遂
持夫泣不復鼓果踰年而烈婦死示以外史氏曰牟氏婦深閨一小女子耳卽識國恩深重不
可或負乃痛陳大義勸祖謀賊及棄其言知亡無日矣遂
有牟氏之適似可與權者至遭意外卽飲刃就義可稱臨
大節而不可奪者矣

靜一笑言笑六歲母凶十二歲父卒與後居奉
之甚謹兄貧嘗鬻女工佐給十六歸不瑞事舅姑以孝稱
家故貧舅又日游於酒每挈嫁時符理往列肆中將衣脫
冠坐引鴈浮白以醉爲度突烟時絕弟酒也而烈婦怡然

恐將大將防詩白利刃臨皮和血在先是母與夫
 或琴三亦似變哀聲既而七絃皆絕乃雖然起曰他日
 音之使
 大禮而不可奪者矣
 國恩深重不

育卒凡之戲心可與歡者至盡意快唱贈及諒美可爾臨

陳烈婦傳

烈婦湖郡德清縣陳永瑞之妻文學沈疇女也生而淑均
 靜一澁湛不妄言笑六歲母亾十二歲父卒與後母居奉
 之甚謹兄貧嘗鬻女工佐給十六歸永瑞事舅姑以孝稱
 家故貧舅又日游於酒每挈嫁時簪珥往列肆中軒衣脫
 冠坐引觴浮白以醉為度突烟時絕弗顧也而烈婦怡然
 無慍色未幾舅卒家益困烈婦晝夜縫紉不能瞻嘗飲饑
 以給姑康熙庚申夏永瑞故無嗣烈婦慟絕者再既葬哭

無虛日明年有諷之嫁者烈婦泣曰妾生不辰兄貧不能存夫家又無依自分終有死耳然猶須臾緩者以姑在未忍也寧敢偷生以求活耶語畢大哭哭甚哀自是往往中夜獨語非復曩時沉默矣姑憐其少謀嫁之烈婦聞之卽還母氏泣謂兄曰兄家妹死所矣翌日姑自往迎仍同舟歸潛漚管爲緇晨詣姑所泣拜曰倘得寬假於姑以俟服闋而死婦之心也如其不許敢請辭姑姑引緇焚之烈婦不死其從祖鏞諸生也鏞妻素遇之厚烈婦往愬其志乃留明旦微聞越日來迎卽與親知訣曰妾今乃可以死矣家人懼皆戒嚴烈婦又安寢如故衆皆疑爲詐相與日笑之旣日烈婦振衣理粧自縊而卒年一十三

外史氏曰沈氏以一貧家婦能於死生之際從容不迫以義自裁嗚呼賢於富貴者遠矣

楊烈婦傳

楊烈婦御史楊贊玉文瓚之妻文瓚浙江寧波鄞縣人少
明敏攻苦力學司理李清拔冠童子軍以其貧因延爲子
弟師日與李氏諸昆季相切劘爲文每會輒靜夜篝燈取
衆所作、集其美而鎔鑄成篇如綴狐白裘然己卯秋舉
孝廉出歸安令李長倩門年三十矣以貧故尚未授室至
是有賈人某以女妻之上春官不第我

朝既定兩京文瓚聞闔有監國徒步走上書監國奇其才授

監察御史多所建白不盡用丙戌我兵入閩御史大夫李長倩飲藥死瓚奔哭大慟乃歸里然潛與舟山通讐家發其事逮者扣門某氏謂文瓚曰此必獲君私書君直往直任耳無怯也文瓚至庭果慷慨受戮某氏聞之不哭往收其屍詣其族之能文而同志者再拜乞言爲傳夫之生平旣成勒石而藏諸墓遍辭尊行返室自經死

外史氏曰烈婦賈人女也能知大義當其夫死不與人固疑之矣孰知其欲爲良人誌不朽而從容以死也豈非巾幗所希觀哉

婦非獨有志亦復有識有才有胆但不意出自賈人女也

新安心齋張潮

張烈婦傳

烈婦鎮江人編修夏鄰湘女兄同郡張星焞妻也性謹嚴舉止有法言笑不苟數歲時家人有女道學之稱父因教之讀書稍長卽進日竊聞婦道主中饋操織紉而已多讀書奚爲父奇之曰此女他日必能盡婦道遂不強及歸張家貧孀姑卞急難事左右往往得罪烈婦乃婉容愉色曲意承順姑甚歡數年內外無間言己亥海賊鄭成功大舉入寇犯鎮江兵弱不能支有司舉城降寇敗自江寧還大

掠城中一賊欲犯烈婦烈婦不屈賊以刃脇之烈婦大罵
曰吾頭可斷身不可辱汝寧殺我汝寧殺我引其頸賊大
怒揮刃連斫頭裂爲四仆于地旣而賊大至縱火焚廬舍
一城皆燃烈婦絕復甦匍匐入延燒之室曰與其生爲賊
子辱孰若死爲清白鬼竟卧火中死

外史氏曰夏氏世有婦德烈婦大母在先朝卽以苦節旌
蓋沐其教素矣余聞賊去後執政因郡城之降乃治大獄
逮及士大夫緹騎四出由是縉紳家婦人女子耻没入授
水自經服毒死者纍纍嗚呼豈非聞烈婦風而興起者乎

水自盪汎毒及者纍纍則豈非閭閻感風而興賦者乎
蓋流... 夫余聞賊去後執政因郡城之降乃治大獄
有婦德烈婦大母在先朝即以苦節...
也復避重負入如... 之... 生為...
鬼竟... 中...
烈婦朱氏劉弘基妻也世居歙州順治間徙居通州既而

劉烈婦傳

烈婦朱氏劉弘基妻也世居歙州順治間徙居通州既而
復徙於泰州寧海里姑先卒舅耄且多病烈婦蚤夜伺寒
溫飲食不失度無敢或怠先賢稱司馬溫公善事其兄奉
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烈婦於舅亦猶是也弘基病瘵烈
婦侍湯藥扶臥起晝夜不解帶不交睫者幾三載弘基將
死語烈婦曰我且暮人耳子年少宜自為計烈婦悲憤泣
下曰君如不起我不獨生已而弘基目瞑烈婦即自經死

時康熙癸丑秋九月望後四日也烈婦既死弘基復甦問其婦家人具以死告乃笑曰彼謂我疑之遽至於此我卽死不患與草木同腐矣越一日復絕乃同殮以葬於東里之高阜或曰婦所居故向某烈女處所也地之鍾靈其或然歟

外史氏曰烈婦勇於蹈義夫死卽殉可謂烈矣余獨怪烈婦之死不爲少緩須臾脫其夫復甦竟得不死其奈何哉嗟乎所謂從容就義者難也雖然若烈婦者可謂慷慨赴死易者矣

昔人有云英烈之氣往往鍾于婦人然歟否歟

新安心齋張潮

其於人必以所告乃笑曰此亦

姑曰從兒三言卽不出可也一母瘞吾夫叢塚二闢穴必
二三勿遽掩以待新婦同歸姑詳諾之於是設木主於室
朝夕上食如生每哭必慄動天地隣里爲之悽然如是七
旦暮爲夫舉奠莫畢悉出簪珥奉姑嫜及母金諸親屬有
差惟存衣數襲爲殮具遂止哭不食以待盡其母葉與祖
姑姑垂涕以勸者萬端姪姪泣而慰者百數皆勿聽姑泣
曰姑與夫金重汝殉夫棄姑可乎婦曰姑之責婦是也然
有媿在兒未敢以背夫也終不食凡十有五日而死去枚
效死二十有二日耳周身衣裋襪履皆聯紉蓋不欲飲者
見其膚也其死猶謹嚴如此年二十
外史氏曰忠臣值天不祚國異姓受命慨然引頸就刃以
明不二爲天下存綱常也程氏夫亾無子卽決烈一死以
明從一與忠臣當社稷淪亾事不可爲慷慨蹈義者同一
轍矣嗚呼烈哉

女弟曰嬌姑未笄嘗美靜淑昆弟

某陸

辨矣則烈婦

則與一與忠臣當此變命之事不百為難難能善者同一
即不二為天下奇難常也豈且夫以無千頃夫原一取以
伏史且曰忠臣與天不無國異致受命難然臣原難長以
具其實也其亦難難也也乎二十

溫烈婦列傳

烈婦烏程葉茂林女同邑溫七里妻也閔麗靜好事舅姑
孝年二十值四方亂婦誓不受污每懷沉淵志崇禎癸酉
賊亂里人俱逃野外婦妯娌嫂妹十數輩皆登舟矣婦未
載賊猝至遂投河餘人因舟重自覆悉為賊鈎出婦患不
免疾趨深淵死琇貞無為州沈志偉女也歸同里陸某陸
有女弟曰蟾姑未笄皆柔靜婉麗乙亥流賊寇州城亟破
琇貞乃與蟾姑攜手投井死後井上每至暮即有二白鷺

翔舞哀鳴片時而去歲久乃亡人以爲貞烈精靈所化云
袁烈婦陳氏圻者之妻也少負冶容鄰有惡少年窺覲之
婦怒語其夫常佩刀自衛康熙丁未春圻者遠出少年欲
逼婦婦揮刀拒之力不勝反爲所殺年十七以貧故竟不
得

上

閩烈婦姑蘇人

外史氏曰江南北亂離以來婦人女子以節死者多矣不
五十年竟無有道其姓氏者予竊憫之故不惜搜采而文
獻又不足徵掛一漏萬每扼腕焉若此三四女子皆貧家
婦也不亟表章則湮沒矣嗟乎嗟乎

施烈婦傳

烈婦朱氏湖州郡北下蕩里施九政妻也九政賈於楚婦
與姑居去族人九恩家不數武九恩見婦麗欲姦之數來
慰姑婦輒避去不得問他日乘姑往姻家九恩直前逼之
婦號救而九恩脫去婦語姑曰兒雖未辱誓不與繼生姑
方憂婦之必亡也然婦竟不死居月餘九政歸婦嗚咽言
狀九政曰我固將訟之奈無證何婦曰妾乃君之證也九
政曰我待汝於庭九政既行婦涕泗與姑訣懷菅絢直入

九恩家語九恩母以死狀母素悍以婦小弱女子也計以詐却之在叫號躍佯欲投水死時聚觀已數百人見婦噤不出一語徐入母寢室若悔迫人死者皆持母力勸母固不死而婦已縊死久矣事聞有司坐九恩辟而表其墓曰貞烈烈婦死年十七

外史氏曰古烈婦有牽其臂卽斷臂以示不辱者嗟乎烈婦人固可畏哉若九政妻未見辱也而必一死以明節此其志凜若冰霜堅如金石不可撓矣且從容就義雖古烈丈夫何以加哉

文夫何心賦

胡烈婦汪氏傳

胡烈婦歙縣汪用嘉女也字玉真幼聰慧有至性沉默寡言笑早失恃隨父徙居浙江父以流寓補紹興郡庠生博學有聲譽於武林教授生徒玉真甫六歲伺絳帳聞諸生讀書聲卽了了記憶不怠乃持一卷且聽且讀輒認識字句問難於父請講解父大奇之期年通論孟學庸又期年通禮記蓋父所治經也旣而讀女訓女誡女孝經諸書乃掩卷嘆曰婦人之道從一而終至於孝舅姑順夫子操井

白勤織紉乃婦道一端耳及笄歸太倉胡生震若以婉順稱孝事舅姑舅姑歡相愛也如女子子舅姑有疾嘗徹夜不寐以待湯藥姻婭皆敬之謂能盡婦道閱四年而震若病卒婦日夕悲號欲以身殉家人皆戒嚴不得間康熙壬寅春姑往姊家賀歲患婦有變亟歸而婦已雉經大棺之右矣衣皆密紉先日手書一緘報尊輩其大畧謂不能俱生不忍獨生不敢偷生之義云年二十一外史氏曰衰世婦人多不能盡道往往朝秦暮楚求其死節者難矣及我國家以節義風四海故婦人女子皆重名節而輕死生猗歟盛哉

胡烈婦汪傳
汪烈婦汪氏，字某，居某處。其夫某，性剛直，嘗與鄰人爭訟，烈婦力為調解，鄰人感其德，遂罷訟。一日，鄰人某，因事與烈婦爭，烈婦不與爭，反為之設法，鄰人感其德，遂罷爭。烈婦之德，如此其厚也。其夫某，嘗有疾，烈婦日夜侍之，不離左右。其夫某，嘗有疾，烈婦日夜侍之，不離左右。其夫某，嘗有疾，烈婦日夜侍之，不離左右。

重各濟而漣天主益煥益精

晉書卷之三十一 國宋以道義風四鄰姑蘇人女子黃

楊烈婦王烈女列傳

楊烈婦毛氏河南葉縣人字同邑楊某事舅姑甚孝暮年

楊卒烈婦哀切誓死不食姑嫜力勸之終不食曰願早從

良人於地下遂死國人哀之為之賦鴛鴦同時有王烈女

者昆陽人也幼有至性事二親甚謹許字同邑某貧不能

娶里人某豪而多金窺見烈女美欲謀為子婦乃以金帛

重賂其父父固貪夫遂以其女改許之烈女哭泣數日夕

不食求死其母固勸之不聽乘間自經於庭樹而死江都

卓爾堪過其廬作詩以弔其畧曰昆陽一女兒生長在田
里聰慧性所生清白能自矢盈盈年十五許字貧家子阿
父愛黃金將女欲他適女兒得聞知怨恨裂肝膈流涕向
阿父永訣辭語哀媒人是鬼伯逼兒赴夜臺奉事非不周
大義不可乖入戶更衣裳含淚封綵絹無緣作新婦留供
阿父饌隨身何所有素頸繫白練身與螻蟻同魄願化海
燕海燕棲夫家隔世識夫面讀者悲之

外史氏曰毛氏夫亡欲早從地下不食而死蓋篤於義者
輕其生矣王氏志不二天甘心白組可以巾幘目之乎

韓子瞻妾傳

韓子瞻望八國朝壬辰進士也順治己亥權關杭州有惠政商賈多感之任滿還京師以疾卒於道僮僕皆散去惟一妾年少且值海賊鄭成功入寇江南道阻不能扶櫬歸還喪於杭久之有強暴者矚妾艷且多金欲謀踞之誘以百計皆弗聽聲言欲刦以恐之妾聞卽整妝縊死於子瞻之棺側年二十有一杭人鳴於官殮之室以俟韓之家入至初妾畜一猫色白如雪甚可人嘗依於妾妾嬖之與

之同寢食未嘗須臾離也及死猫哀鳴不已逮其屍啼者
數日夕既殮猫卽不食竟餓死棺上人以為貞烈之感云
寇退家人至夢妾告以強暴侵凌故且言所蓄金帛如干
為某其盜去今在某地家人訟於官卽逮強暴及盜物者
悉置於法人皆稱快

外史氏曰韓子瞻吾不知其何許人也居官以廉潔著浙
西至今浙人猶稱道之及其身故妾以筑筑一身不受強
暴污而决烈以死非尋常婦人可能彷彿矣至於猫竟能
餓死以報之噫毋謂畜類無情也

妙在一猫點染遂覺情事如生

新安雲逸吳啟鵬

少年一語無染後覺書事收坐

蘇安書與吳淑

始天以時之期其情音踐無計也

蕭烈婦傳

蕭烈婦四川渝州人適雅黎叅將同郡某舉一子一女同夫之任滇中既遷雅黎烈婦同子女留滇既而永王奔緬我兵至烈婦知不可為乃以臨別贈夫詩有驛梅驚別意堤柳暗離愁句分其字詠十絕託鄰老護其子從間道之夫任即自殺其女然後縊死其辭曰馬革何人能裹尸四維不整笑男兒幸傳碩果存幽閣驛使無由到雅黎木偶同朝止素餐人情說到死真難母同幼女齊含笑梅骨稜

稜傲歲寒苟活男兒氣節休文章華國總堪羞馬嘶芳草
香魂斷驚醒人間節婦流口中節義世誰無力挽江湖逝
浪虛刀鋸不移巾幗志別無沾滯是吾徒立也堪傷坐也
傷日沉誰與起斜陽心憐夫嗣兒還父意慘君讐女伴娘
土兵劫過又官兵日望征夫不欲生疋練有緣紅粉盡堤
邊一撮是佳城木架原知寇蓋凋夕陽古道冷蕭蕭耳邊
似聽貞魂泣柳絮因風若爲招日前送別出陽關立志當
如鉄鑄山音信好憑天末寄暗傳君婦已投繯凶莫凶兮
國喪亾內庭無救各奔忙佳人命薄成何事離却塵氛骨
也香禾黍離離實可憐火焚誰爲救眉燃心灰猶念吾夫
子愁殺疎林泣杜鵑讀者悲之

外史氏曰獻賊之亂巴蜀最慘紅顏姪女遭淫戮者不可
勝計乃蕭氏義存夫嗣自殺不辱嗚呼可謂智勇雙立女
丈夫矣

古云婦人識字多致誨淫子嘗以爲不然今蕭烈婦其
詩佳妙如此其從容就義如此益徵吾言之不謬矣 新

安心齋張潮

以子還夫以女從死臨難不苟如此巾幗而烈丈夫矣
十詩皆變徵之音不堪多讀兩間正氣何獨鍾於婦人
良可歎也

新安雲逸吳啓鵬

涇陽烈婦列傳

序曰明末賊起秦中西安受毒最慘婦人女子以節死者
難更僕數惜不得其詳不能一一爲之表章第以見聞所
及紀載所有涇陽女子三十二人列爲一傳以爲後世閨
閣風亦名教之少助云爾

涇陽周子來諸生也妻楊氏有淑德崇禎己巳賊亂被執
欲挾之去婦大罵奪刀自刺而死布衣李三台妻黃氏年
十七結襦甫三月賊至投閣而死農人黃望甫妻席氏年

十五未嫁賊執之上馬從馬上躍入溪中死吳伯輔妻鄭氏年十六賊欲執之行不從大罵不輟賊怒攢刃殺之劉大妻韓氏被執欲污之乃嚙賊鼻不舍賊殺之郭青霞妻朱氏年十八有姿色賊欲污之抵死不從賊縛之亂箭射死王九臯妻姜氏年十六美而艷賊欲挾之行大罵不從賊怒剖其腹而死沈三省妻徐氏年二十二匿崖壁間賊至投峭壁死郭來輔妻羅氏性貞淑事舅姑夫子以恭順稱賊至與群女子同匿崖洞間賊縱火焚之同匿者爭趨出羅獨赴火死姚氏者姚登祿妻也年十九被執不從奪刀自刺其胸而死王進祿妻潘氏被擄奪賊刀毀貌復投峭壁死王福盛妻馬氏甯一鵬妻楊氏賊縛之馬上道遇井求飲賊解之下俱躍入井中死楊氏者王三有之妻也性孝事父母舅姑皆能盡道遭亂卽以鍼紉衣視履襪爲一乙亥秋九月賊至被掠大罵不從賊怒先斷其手足猶罵不絕口遂刳其腹而死忽有黑犬守其屍逾三日賊退家人歸瘞訖犬乃去人以爲貞烈之感云師熒元妻韓氏

田家女也有淑德平日不輕言笑賊掠之不從拔笄刺喉而死柴良卿妻賈氏避賊山中賊迫良卿走不及投井中死婦歸覓夫見夫死亦投井死年十七生員康嗣昌妻王氏被執欲污之抵死不從大罵不輟賊怒殺之楊方妻訓導于徵之女也年十九賊執之行氏攀樹大罵不從賊怒殺之持其頭投諸壑有狼守之不去方覓得之狼乃行牛象煜妻白氏被執罵不絕口賊怒焚殺之國學王運昌妻何氏年二十賊令入廚爲具卽操厨刀自剄而死王三統妻陳氏賊欲污之不從庭有井投入而死韓爾訥妻張氏避高樓去其階賊至不得上聞其美招之下不從欲縱火氏以縑縲子拜託乳媪曰韓氏惟此一點骨血不存則絕矣惟善字之遂墮樓而死年十八其子得全任盡禮女年十五賊掠之行女詳從之行至井旁卽躍入死何承怡女年十四同母避窰中賊獲之母子俱不屈母持石觸頭而死女以頭觸石而死焦希商妻李氏賊至迫其居遂投縲而死張佐妻李氏賊艷其姿與一扇氏詳受之給至井旁

躍入死之李魁吾妻楊氏賊迫之行不從殺之生員韓龜
妻許氏年十六賊見而悅之挾之上馬不從張目大罵奪
一賊利刃自殺牛應麟妾齊氏賊至攜子避樓中賊攻樓
不下欲焚之氏推子墜樓得生自焚死周仕璉妻夫其氏
美且淑或曰屈氏甲申賊欲掠之上馬不從大罵不輟賊
怒揮刃連斫而死王養心女年十四賊欲污之不從投井
死王之臣妻呂氏賊強挾上馬由馬躍下者三賊怒殺之
王三秀妻陳氏賊執之不從大罵不輟乃殺李家娘者江
都李氏婦也乙酉城破被執欲污之不從觸牆而死年十
七

外史氏曰涇陽屢遭賊難婦人女子以節烈死者不僅三
十二人也僅存三十二人則死而無聞者多矣嗟乎僅五
十年來節義姓名已成腐草秋風是誰之過歟嗟乎

廖氏三烈婦傳

廖氏三烈婦者福建泰寧縣諸生廖愈達之妻李氏暨妾汪氏張氏也李性淑慧讀書通大義事愈達甚恭愈達垂四十無子李憂之爲納妾汪氏數年又無子又爲納妾張氏李待二妾甚愛暇則持女孝經及女小學正席南向坐二妾侍坐爲講章句大義及古今貞淫善惡事二妾遞奉茶果以爲常又嘗爲二妾講仁字義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豈第男子哉婦人亦然耳丙戌秋

我兵下福建唐王奔江西追兵至泰時愈達病瘡攜妻妾走南石砦砦四面壁立素號天險故遠近百姓俱竄其中越日兵至攻砦甚急砦中人懼出砦前門走愈達亦率妻妾至砦口則人衆擁擠不得下旣而群呼兵已從後門入矣李聞之遂從砦口展兩手投崖下死愈達無可奈何亟攜二妾奔別崖伏荆棘中未幾搜兵至愈達遽瘧發仆地張亦投崖死愈達出金進兵兵去汪牢把愈達衣伏其後頃之遙見一將軍拔刀南向立指揮群卒巡邏山前後咽嗚叱咤猙獰如虎狀汪乃大哭曰詎能免乎君善自保奮身投崖石之右復擊而搏於左骨爲齏粉時李年三十九汪年二十五張年十八

外史氏曰士大夫平日皆知殺身成仁之義及于死生之際每濡忍不斷卒貽千古笑三烈婦可謂不求生以害仁者矣

善矣

烈婦雷氏不潤卒與千古美三烈婦何謂不來坐以害之
似史曰曰士大夫平日皆味幾幾如士之義及于五世之
通年二十五歲年十八

良對其不之古其彈而擊故其骨為壘然李年三十其
則出劫賊擊收其米五石大哭曰時誰與乎昔善言於

金烈婦傳

烈婦名家璧字連城上元諸生趙客菴女歙縣上舍生金

某妻也性淑慧數歲即通詩書大義客菴嬖之謹為擇配

得上舍少年都麗擅文譽遂字之奉夫子以恭順稱事舅

姑能盡道上舍工游賦遊 京師京師名下士多與之交

時 裕邸有愛士之譽上舍歸之命賦太極圖立就遂禮

為上客因賜館迎家璧同居康熙乙丑夏上舍中暑病不

起與家璧訣曰我死汝年少無子舅姑老不可倚也幸自

愛母徒自苦家壁泣曰郎君毋作是言也脫不諱妾當相從地下敢偷生自辱以辱郎君哉言訖上舍目瞑家壁哭之慟卽命家人購棺二誓從死王聞遣宮嫗力勸之再勿聽曰婦人有子則守無子則殉道也今妾無子不偕亡人俱往又何待乎吾部署歸葬計定則從此長辭日月以歸矣幸媪爲我謝王也旣殮上舍乃設卮舉奠從京師俗召梨園侑死者觴大集宿所交鄰母數人酣飲竟各散去奉書舅姑畢投筆取帛自縊而死年二十有五

外史氏曰余聞烈婦善填詞有花嶼集傳於世其辭甚麗多斷腸句不意夫亡慨然一死又何其烈哉是年同月歛州程明度女適汪氏子夫亡不食死噫賢女子何重於義而輕於生耶

而聲於主邪

此豈則與文獻玉刃于夫于不食我親賢文于何重於難
參謂以不意夫于難然一孤又向其原若長年同日於
後史刃曰余聞原誠善與歸自其與樂於世其賴其誠

卞烈婦傳

烈婦武進卞湛聞妻江西贛縣張星女也星幼性孝年十
三值鼎革父某以諸生死於難母為亂軍掠去星既長思
母彌切乃奔走二十餘年馳數萬里求母不得卽刻木為
像事之如生祭必哭哭必哀數十年如一日也流寓江寧
生一女有淑德星愛之謹為擇配乃假星學垂簾秦淮市
物色英俊歲庚午星同里陳亭石從江右來湛聞亦客金
陵相與交好以湛聞命法倩星推之星擊節稱賞曰此造

三十年孤高當以方外金王侯後三年必歸俗官四品吾
有一女願壻之亭石晒而退時湛聞以緇衣行道引術遊
四方傾動貴顯殊無蓄髮志也湛聞居金陵三年舅氏自
里至述其昆季俱歿且無後曰祖宗一脉在若矣可勿歸
俗求嗣續繼宗祧乎於是湛聞果還宗星卽以女字之婉
順事夫甚恭久之湛聞北遊故所交遊多資以金帛遂輸
粟爲主事未及選以疾卒於京門人扶櫬歸婦哭盡哀
旣葬更衣整妝設奠靈前盡出湛聞夙所愛珍玩以供饌
毒酒中奠畢飲之左右覺急呼其父進解藥堅拒不飲曰
夫天也天旣崩矣我何覆乎安用生爲遂死

外史氏曰卞氏婦舍生取義慷慨一死湛聞有妻而星有
女矣較之尋常婦人三日汗病輾轉牀第以死者豈非天
淵哉

卞烈婦精誠爲定九先生筆端大放光明照千古與日

月同朽也

江右亭石陳可中

丁烈婦傳

烈婦山東處士馬忠女新安明經下宗孔妻也幼性孝善事二親父病侍湯藥奉飲食常晝夜不寐及笄歸宗孔以恭順稱事舅姑以孝聞於三黨舅先卒事姑尤謹雖子之於母不迨也宗孔少負異才尚氣節任俠仗義居鄉黨能以公道自持里中有急難無不立爲排解以是居人多詡之寄籍江寧江寧賢士大夫多樂與之交康熙丙子春宗孔以壯志未遂鬱鬱懷抱得痼疾婦衣不解帶寢不交睫

侍病半載餘不得痊乃罄衣飾脫簪珥遠求良醫攻治亦
不痊遂徹夜禱天地告鬼神求北斗請以身代竟不能起
宗孔死婦呼天號痛吐血數升誓以身殉戚媼力勸之不
解也姑泣曰汝死奈老媼幼女何婦曰我無子義不可活
大人自有伯氏在勿憂也遂頓首伯氏及妯娌以老姑幼
女囑之不食數日夕而死逸民陳次和中聞而賢之作詩
以哀私謚曰孝烈

外史氏曰馬氏事父母以孝事舅姑以順事夫子以恭以
烈可謂能盡婦道者矣

男子子儒村幼而異年十二為博學弟子日隨食餼一

賦之難崇禮本未絕制係傳庭敗

陝西關中書院藏書

甘州三烈傳

甘州三烈者州人鄭珊妻石氏子原北直東安知縣以誠婦王氏及女也王氏有淑德奉舅姑以孝事夫子以恭舉一男子子僑柱幼穎異年十三爲博士弟子員隨食餼一女子子年十一而遭闖賊之難崇禎癸未總制孫傳庭敗績死之李賊遂陷潼關入據西安秦中諸郡邑望風降附惟甘州巡撫林日瑞總兵馬爌及紳衿萬烜等效死城守賊怒攻圍百日武威酒泉諸軍皆觀望不進援王氏姑婦

知城必陷卽命家人積薪中庭僑柱怪而問之母給之曰
賊方用火攻將以防飛駁也冬十二月二十有五日城陷
賊至其家掠僑柱去王氏左手扶姑右手挈女入薪舍以
女覆甕下趣婢縱火火起俱燼烈焰中賊退僑柱逃回視
祖母母已環抱畢命矣發甕視之女弟死甕下顏色如生
衣履仍故卽髻髻亦未燬也因大慟殮葬之後僑柱以平
吳逆功拜左府都督出鎮四川重慶兩遇
覃恩祖母母皆

誥封一品夫人人以為節烈之報云

外史氏曰明之亡也由文臣太專武臣不振以致賊焰蔓
延披靡而偃吾聞甘城旣陷軍民猶巷戰三日夜屍山積
而無屈志鄭氏三代女流能慷慨就義視死如歸較之望
風欵附諸士大夫不啻霄壤之懸矣嗚呼烈哉

遂安方烈婦傳

烈婦遂安進士毛際可女同邑翰林方衆瑛次子奕昭婦也幼貞靜舉止不苟善以禮自閑既長通女訓女誠諸書事二親甚孝及笄歸於方氏以恭順著結褵方五日而夫舊疾作尋卒婦年十七矢志殉夫祖姑力勸之弗聽遂吞金珥一金條脫二腹痛不可忍轉輾於狀者凡三日夜不死婦恚曰死若是其難哉豈天不欲我舍生取義耶人定勝天天其奈我何遂遽登層樓卒然從牖躍出墜於地體

無完膚絕去半日復甦自笑曰是亦可以死矣而猶不死
耶天乎其柰我何母夫人及姑泣勸之曰若旣無子若死
誰爲若夫營窀窆司七望終喪制乎若未可以遽死也若
其少緩乎於是婦乃不死遂樓居不履地無日不哭其夫
每食必祭祭必哭哭必哀痛如初喪如是者十二年始舉
夫喪乃下樓旣葬泣告姑曰兒遵母與姑命以襄大事矣
又復何求乎遂不食十有八日而死
外史氏曰方氏婦夫一亡而卽吞金卽墮樓以求死可謂
慷慨激烈視死如歸者矣及不得死奉姑與母之命乃緩
死於十二年之後又何其從容不迫耶嗟乎烈婦樓居之
十二年吾知其無日不以死爲心也無刻不以死爲事也
則無日不在淒風苦雨之天無刻不在猿啼鶴唳之候矣
嗟乎嗟乎

朝平朝平

...

風無日不由寒風苦雨之天無夜不由熱和難知之刻矣

十二半音映其無日不以夜為心也無夜不以夜為事也

返於十二半之途又可其於容不復明到乎照敬對其之

刺刺然照照反收攝音矣又不特以奉故與其人之各以聚

